

抬望眼

小黑著

雪隆兴安会馆主办

云里风主编

小 黑



1951年生，原名陈奇杰。马来亚大学数学系及教育系毕业，曾任《清流》及《蕉风》文学双月刊执行编辑，现为中学校长及专栏作者。

已出版小说集《黑》《前夕》《悠悠河水》《白水黑山》《寻人启事》及散文集《玻璃集》《一本正经》《和眼镜蛇打招呼》等，并编著微型小说合集《走出沙漠》。

曾获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小说奖、乡青小说推荐奖、花踪文学奖小说推荐奖、美国万元马华文学创作奖等。





了电国惠存：

兴安文丛（第一辑）03

小黑

2012年7月28日

抬望眼

小黑 著

雪隆兴安会馆 主办

大将出版社 出版

大将出版品第 202 种

兴安文丛（第一辑） 03

抬望眼

作者：小 黑

文丛主编：云里风

主办：雪隆兴安会馆

PERSATUAN SHING AN SELANGOR DAN WILAYAH PERSEKUTUAN
No. 13 & 15, Jalan Thambapillai, Brickfields,
50470 K.L., Malaysia.

主 编：徐婉君

编 辑：刘艺婉

助 编：苏淑萍

校 对：小 黑

社 长：傅承得

发 行 人：傅兴汉

创意顾问：游 川

法律顾问：吴汉强律师、王瑞隆律师

出 版：大将出版社（马来西亚）

发 行：大将出版社（马来西亚）

MENTOR PUBLISHING SDN BHD (473710-T)

4, Jalan Panggong, 50000 K.L., Malaysia.

Tel: 03-20266288 Fax: 03-20266266

E-mail: mentorpoh@pd.jaring.my

Website: www.mentor.com.my

印 刷：佳印贸易公司

第 1 版第 1 刷：2004 年 6 月 30 日

定 价：RM 18.00

著作权所有·侵害必究

国际书号：ISBN 983-3098-12-6

图书分类：

Perpustakaan Negara Malaysia Cataloguing-in-Publication Data

Xiao Hei, 1951-

[Tai wang yan]

抬望眼 / 小黑著

(兴安文丛：03)

ISBN 983-3098-12-6

1. Chinese prose literature--Malaysia. 2. Malaysian prose literature (Chinese).

I. Title. II. Series: Xing an wen cong; 03.

895.1852

本书如有缺页、破坏、装订错误，请寄回本公司调换。

总序

◎ 云里风

雪隆兴安会馆是一个乡会组织，其祖籍地兴安又名兴化，地处福建闽中，包括莆田和仙游两县，现在合称为莆田市，自古以来，享有“文献名邦、海滨邹鲁”的美誉，历代文化发达，人才辈出，如中国著名的史学家郑樵、文学家刘克庄、理学家林光朝和书法家蔡襄，都是当时很有影响力的杰出人物。在科举时代，先后出了十多位状元，两千多名进士，也有好几位宰相。远者姑且不说，近代兴安人在各领域也有优越的成就，中国当代科学院及工程院的院士中，有十一位是兴安人，兴安籍的专家教授达六千多名，在文学界尤为特出，著名的散文家郭风老先生、福建省文联主席许怀中、福建省作家协会主席兼福建省文联副主席陈章武、福建省作协秘书长朱谷忠、福州市文联主席陈章汉，这几位福建省文学界的最高领导都是兴安人。近几年来，兴安籍的作家已由原先的三十多名增加到两百多名，他们在文学的园地里努力耕耘，创作了不少在全国比赛中获奖的优秀作品，充分地表现出“文献名邦好儿女”的才华。

马来西亚的兴安人虽然不多，但也不会很少，全国有三十三个兴安同乡会，平素继承“文献名邦”的优良传统，各自展开多采多姿的活动。雪隆兴安会馆位于我国首都，人文荟萃，创办以来，已六十九载，目前拥有会员一千八百多名，规模之大，在我国兴安乡会中允称第一，历届理事们精诚合作，会员同乡们鼎力支持，会务因而蒸蒸日上。本人忝为兴安的一份子，前年5月蒙同乡们厚爱，当选为主席之职，上任之后，即拟订发展大计，希望能通过各种文教活动，把“文献名邦”的精神发扬光大，举其荦荦大者，有下列几项：

(一) 举办“孝亲敬老征文赛”——这是本会常年重点活动，由本会名誉会长庄玉霖局绅赞助经费，目的在于鼓励兴安同乡及马华作家努力创作，并藉此推展“孝亲敬老”活动，此项征文赛获得写作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反应良好。

(二) 设立“兴安图书馆”——为了培养同乡的阅读风气，本会在去年初设立了“兴安图书馆”，6月间恭请我国财政部副部长拿督黄燕燕乡贤主持开幕。此图书馆拥有藏书一万两千余册，采用电脑系统管理，深获文教界人士之赞赏。

(三) 出版“兴安文丛”——为了协助马华作家出版著作，以促进马华文学的发展，本会决定由今年起出版“兴安文丛”，预计每年出版一辑。

窃谓乡会之设，除联络乡谊外，必须发挥组织的功能，积极举办各种有益身心的健康活动，以嘉惠会员，造福社会，尤其是文化活动，更应重视。语云：“文化乃民族之灵魂，而文学系文化的精华。”本人有鉴于此，早在十年前担任乌鲁冷岳兴安会馆主席时，即开始为该会主编“马华文学丛书”，先后出版了五辑，共五十八部，为马华文学界竖下了一个鲜明的里程碑，也为我兴安同乡会赢取了不少掌声。2001年本人引退让贤，此文丛因经费问题而告中断，深为可惜。为了弥补这个缺憾，我就任雪隆兴安会馆主席后，曾下定决心，要使“马华文丛”复活，于是采取移花接木之计，把原先在乌鲁冷岳兴安会馆出版的工作，移到雪隆兴安会馆来，并定名为“兴安文丛”，于去年6月间开始征稿，至8月底截止，共收到申请作品九部，经编委会慎重评审后，录取其中的六部，编为第一辑，交由大将出版社出版。

在此我要向热心赞助出版经费之乡贤致由衷的谢意，更要感谢大将出版社的合作，愿意接受文丛的出版和发行。深望“兴安文丛”能引起马华作家们的重视和支持，俾今后每年顺利地出版下去，以为马华文学的发展作出贡献。

2004年1月10日

目录

3	总序	◎ 云里风
9	慕奴根老人	
11	那还用说（一）	
13	那还用说（二）	
15	土地庙的老鼠	
17	日本的澡堂	
19	为鸟疯狂	
21	因狗而乐	
23	杀人不偿命	
24	像人一样看待	
26	好人难做	
28	等雨停	
30	怀念的日子	
32	黯淡的大火	
34	因为父亲	
36	我的爱更深	
38	因为老师	
40	教师傻子	
42	正名的重要	
44	成长的方式	
46	8月，马六甲	
48	岁月，榴槿	
50	脚车的遗憾	
52	今年国庆	
54	乌达和儿童文学	
56	潜在的力量	
58	不是奥萨马	
60	黄河的咆哮	

62	乡土之美
64	听来的
66	不是问题
68	迷人的巴刹
70	需要童话
72	泉州的菜市场
74	五十步
76	类知识分子
78	勇敢的荷兰小孩
80	槟城的骄傲
82	咸菜鱼缸
84	迷乱大山脚
86	理发室的午后
88	寻路人
90	炉香
92	听姑虎鸟叫
94	八哥鸟之死
96	师父功力深
98	面试
100	姚拓第三个女儿
102	恼人的猫
104	智慧
106	好种子的猫
108	霹雳洞主
110	满街都是美女
112	好种子的 Neo
114	知知港的路
116	养在玻璃缸的鳄鱼

118	从梦中寻找讯息
120	甘心受骗
122	何处惹尘埃
124	狂爱花罗汉
126	养生的方法
128	榴槿花开
130	走在前面
132	解不开的谜
134	千山我独行
136	微型小说的新姿态
138	在落日大道上
140	有点不同
142	猴子的牺牲品
144	真佩服
146	最好吃的乳酪蛋糕
148	三百万只蝙蝠
150	在山上的IAB
152	美里的钻油台
154	平和的汶莱
156	当你睡去
158	极品
160	寻找适合居住的城市
162	另一种声音
164	东革阿里也比不上
166	大德
168	寂寞皮影人
170	死了一只锦鲤





慕奴根老人

那时候，印度庙宇的鼓声从远处隐约传来。是庆祝 Murugan 神祇的前奏曲。我正在棕榈园中疾步行走，忽然看见一个印裔老人坐在河沟边呆视。我好奇地问：“老人家，河里面有鱼吗？”

他抬头静静地看着我。一会儿，说：“年轻人，你知道吗？不是每一条有水的河，都一定会有鱼的呀！”

我吓了一跳，忙伸手抓住他的巴掌，拉了他一把。他的巴掌虽然瘦又皱，但是可以感觉掌心是细嫩的，而且温暖。他右手挂一只直径六公分的乙烯拐杖，身上只穿背心和短裤，一步一拐，走路有点艰辛。他气喘地说：“年轻人，我两只脚渐渐已经没有力，但是，没有力，也要走下去。如果我不每天锻炼走路，我就没有机会再走了。”

棕榈园中的运动是我每天的功课，老人家这样一说，我不禁慢了下来，陪他散步。我告诉老人家：“我今年五十岁了，你有几岁？叫我年轻人！”老人家停了下来，对我眨眨眼，顽皮地笑：“你猜？”

我猜不到。他提了一个名字，是已故本地闻人，上个月去世时是八十五岁。为什么？“我考剑桥时，他还在念七号。”老人家淡淡地说。“你知道吗？你现在穿过的棕榈园是我在五十年前买的。十英亩。那时候，这里都是革命分子。”他指了指不远的地方：“陈平以前也在这里抓过生鱼。”我仔细看，那个地方连河的影子都没有。

我不禁怀疑地对老人家试探：“啊，那你很富有哦？”

老人家又淡淡地说：“当我离开这个世界时，又能带走什么呢？”突然，他停了下来，“我要到树林的另一边了。我的

太太在那里等我。”

我看着那踽踽独行的身影，就要隐没在渐暗的树林间，大声地问：“老人家，你叫什么名字？”

他举起左手，摆了摆：“叫我 **Murugan** 。”

2001 年 4 月 3 日



那还用说（一）

今天（1月29日）是画家黄乃群的二周年忌辰。许多乃群的朋友或许已经不确切的记得这个日子，但是我想大家都仍然怀念他鲜明的性格。“那还用说”是黄乃群的口头禅，尤其是他很得意的时候，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比如我逗他：“有画商说，你是最有成就的画家，是真的吗？”他马上笑得很大声：“那还用说！”

奇怪，他的踌躇满志看起来就是不会讨人厌。归根究底，还是因为他的坦率使人觉得可爱，容易接受；更重要的，也许还是，他一向手不离书充实自己，同时专心致志于提升画艺。

乃群一向喜欢交友，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知名画家，他多有来往。说起已故席德进，原来他在很年轻时环游宝岛经已认识。在他逝世前，已经在进行筹备和水彩画泰斗曾景文及陈阳春等在2000年于美国、台湾和我国举办水彩联合画展。他交游广，见识多，又善于讲故事，难怪教书时有魅力，至今西眺湾的子弟还对他念念不忘。

乃群喜欢旅行，不善于投资购置产业，是一个典型的文人画家。但是，每一次旅行回来，都有很丰富的画作。他在1980年代画的尼泊尔、喜马拉雅山色、巴厘岛的兴都教庙宇，以及后来的松花江和江南景色，应该是他满意的作品。他有水彩画的深厚底子，水和墨的渲染掌控得更好。乃群胸襟开阔，他的山水着墨淡雅，意境悠远。他的画一般都留下不少空白，尤其是在山色之间，让人更觉时空深邃。红尘攘攘总有一个了结，恒久的唯有默默青山对望天地悠悠。

对于艺术，乃群可是一头栽入，全神贯注。除了画画，他也兴趣于教画。西眺湾离开吉隆坡二百多里，我们给他一个电

话，他就不辞劳苦，每个星期舟车劳顿准时出现，教导区区十多位学生。乃群没有私家车，每一次来都是坐上午的巴士，抵达西眺湾已经过了晌午。有时在我家休息一阵，黄昏后就开始教课。虽然辛苦，但是他都教得很起劲。我想，最主要是，他对艺术充满理想和梦想。

有一次他带我们到陆佑路附近参观一座已兴建好的大厦，提出他的构想。他要号召全国的画家成立联合会，把它的其中两层楼都租下来。可以办画展，又可以招待外地来的画家。可以举办工作营，也可以开画课。平常没有这些活动呢？“开一间茶坊，画家可以在这里集合聊天，多么写意悠闲。”他得意地说。他是那种理想无边，绝对不在乎能力有限的热情人物。他这个大计划后来虽然没有实现，但是也总算在华人资料中心隔壁成立了“翰墨苑”书画会，办了几次画展，圆了一个小小的梦想。

2002年1月29日



那还用说(二)

乃群离开他热爱的人间，不知不觉已有一年多。一直不能忘记他那急躁、率真的可爱性格。

这一年里，教坛、文坛、艺坛发生的新鲜事多如牛毛，如果他还在人间，那就太好了。因为乃群交游广阔，朋友满天下，有很多故事，而且还真是一个说故事的好手。他的母校发生政变，全国沸沸腾腾。整个事件，他最清楚不过。每一次谈到关键处，他都会咬牙切齿、怒目而视。他的眼睛很圆、大，真的吓人。

乃群的记忆力好，口才虽然不是那种悬瀑型，一样能够讲得滔滔不绝，口沫横飞，而且有老师本色，大声。更重要的是，他会模仿，肯为艺术牺牲。有一次，他讲到“今天不打烊”的盛况，一时兴起，就拉了一张我家的圆凳，站了上去。乃群的体型颇胖，巍巍颤颤的站在椅子上，模仿诗人们在街头上表演朗读的情况，真是绝到透顶！我一边笑，一边担心他忘我的从圆凳上摔下来。好不容易，他才甘心离开圆凳，得意地问：“怎么样？”我忍住笑疼了的肚子，说：“诗人的翘舌音都输给你啦！”他很得意，嘻嘻嘻的笑个不停。

乃群的得意是很容易表露出来的。有一次，我和他及某个画廊的老板吃饭。谈起我国的水墨画状况，以及一些画家的表现。画廊老板在他的肩膀拍一拍，“还是你画得最好。”乃群因此放下筷子，得意地说：“那还用说。”然后哈哈大笑。他这一点真，成为不可抗拒的魅力，叫许多他教过的学生对他念念不忘。

乃群的素描底子好，而且中国、印度、峇厘、欧洲等等文明古迹都走过，视野广阔，因此他的画自有一定的特色。何

况，他书读得多，又和各国艺术名家有密切来往，自然会有优秀的表现。事实上，乃群生前常有撰写画评文章，是画家中难得可以画又可以写的其中一个。他之前曾经兴致勃勃编辑了一本有关绘画的文集向“忠智出版基金”申请，不知后事如何？

我有一天叫了一碗咖哩面给乃群，他稀哩哗啦，埋头苦干，抬起头来，竟然满脸是汗水和泪水。得！就是这样不拘小节的人，才画得出喜马拉雅山、松花江畔的空灵画面！我当时马上有这样的联想。然而，一个星期后，乃群就很突然的告别了这个他还要活到八十岁的冷暖人间了。

2001年4月10日





土地庙的老鼠

不久前带了几位好友到椰林间的餐馆吃饭。人还没有下车，就有三五只野狗冲上来对我们狂吠，大概是表示热烈欢迎吧。城市来的朋友吓得不敢开门，慌乱地说：“我们到别家好不好？”

这件事不禁让我想起晏子与齐景公之间的对白。有一天，齐景公问晏子，治理国家的最大敌人是什么？晏子说：“酒店的恶狗和土地庙的老鼠啦。”

晏子告诉齐景公，宋国有一间酒店，制作的酒非常香醇。但是，它的酒摆在柜台上卖，卖到酒发酸了，还是卖不完。老板后来问他的老友，原来那是因为他家门口有一只恶狗，见到客人就追。

“就好像大王身边有奸险的小人，谁还能够靠近您呢？”晏子说。

他接下去又谈到了土地庙的老鼠。根据晏子的分析，土地庙的墙是泥土包木板做成的。人家杀鸡杀鸭来土地庙拜拜，老鼠跑出来偷食后就钻入墙壁内躲起来。庙祝要打它，打不着。要用水灌它，又怕土墙倒了。要用火烧，土地公也得与老鼠同归于尽。可恶的老鼠就是仗着土地公的保护，才可以悠哉闲哉地过它安逸的日子。

当然，讲到这里，晏子又来一次机会教育：“得宠的大臣，仗着大王的保护，作威作福。不杀他，对国家有害。要杀他，又怎样执行呢？”

说真的，在古时候，要除老鼠还不是简单的事。有一篇古文谈到有一个人向中山人讨一只猫的故事。中山的猫，的确是好猫。一到他家，就把老鼠扑灭了。但是，这只能干的猫却越

过界，同时把他家里的鸡也吃进肚子里。老人家的儿子因此很火滚，对爸爸说：“连我的鸡也大胆的吃掉！将猫干了吧！”当然，老人家生活经验丰富，不让他草率行事。“没有猫，我们的食物会给老鼠吃掉，衣服给老鼠咬破，土墙给老鼠打通，冬天来临，我们将要饥寒度日，怎么过？没有鸡吃，我们也不会饿死呀！”

衡量得失，老人家就是不让儿子赶走猫。

几千年后，那只狗还活在人间。

还有老鼠和猫。

2001年5月1日



日本的澡堂

认识耀麟的人，没有不曾听过他讲故事的。数十年前，他在南洋美专毕业后，身上带了几十块美金就飞去欧洲。他风尘仆仆赶到了英国关卡。守关的人问：“你从哪里来？”耀麟回答：“法国。”守关人说：“打算住多久？”他懒洋洋回答：“那就要看英国的博物院收藏是否比法国的多。”守关人问：“什么？”又是淡淡地回答：“我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才看完一部分法国的收藏。不知道英国值得我逗留多久呢？”守关人因此焦急地问：“给你六个月签证，好不好？”

耀麟既画肖像，也做雕塑。马六甲博物院十年前的汉都亚与汉灰巴决斗的塑像就是他的杰作。他的画风瑰丽，画面朦胧，在现实与虚构之间游走，是他最大的特色。

耀麟只带一枝油画的笔，绕世界走了好几回，也算是见多识广的人。有一天他来到了日本澡堂，掌柜的拿了件雪白的毛巾，比手划脚交给了他。日本澡堂，一向袒裎相见，耀麟早有所闻。因此，他也不必听掌柜的细说。到更衣室脱下所有的衣服，将毛巾潇洒的往肩膀一搭，就大步走入澡堂。

在氤氲的烟雾间，他似乎看到一些惊讶的眼神。这，更令他感到无比的自豪。慢慢地，缓缓地，像健美先生摆甫士后，才将身子沉入了水池，享受那无比的舒畅。过了一会儿，隐约间，他听见有日本人快速的谈话声从入口处传来。他微微张开了眼睛看，啊！他们的白毛巾并不披在肩膀上！“那毛巾呢？”我们也不禁惊呼。耀麟又慢吞吞的说：“当然是遮住隐秘的地方了。”

诸如此类的故事，听听也就算了。我最近一次看见耀麟，他刚刚从美国经过台湾回来。看他垂头丧气，不禁好奇地问起

原因。他叹了一口气：“从西雅图飞台北，背后一群讲闽南话的女人吱喳个不停，害我一夜无眠。到了台北，她们下了飞机，我还是不能睡觉。”我不明白。他说：“没有了那种吱喳，又怎么睡呢？”台北的女人这么厉害吗？

2001年5月15日





为鸟疯狂

西眺湾是一个小镇，前几年来了一个陌生人，每天晨昏，他就在十字路口看西眺湾的天空。一个星期过后，他终于做了决定，找上大路边一座被搁置的双层店屋东主。店主也是有头脑的人，本来也不打算卖产业，因此在讨价还价的时候，就闲闲的说：“八十万吧。”陌生人徐徐的从袋子里头拿出一本支票簿，不动声色的说：“八十万元，啊？”随即缴了支票，敲定交易。再过一些时候，也没有看见他装修以巨额外买下的破屋。唯一的改变，不过是将楼上的窗口封死，再于最高处加了一些直径六寸的圆洞。一直到楼上有不绝于耳的鸟叫声传来，诱引了在天空自由飞翔的燕子进出楼宇，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陌生人是来从印尼过来收割燕窝的鸟人。

养燕子是没有烟囱，更不必工人的高回馈事业。据说，养了一年以上的老窝，月入数以万计。没有人肯说明白真正的盈利，但是，不久前有一家三层楼的会馆以一百二十万元成交，卖给养鸟人，却是人人都知道的。

西眺湾的天空有多少燕子呢？没有人统计过。

西眺湾的地面上有多少间特意改装给燕子的房子呢？那倒是可以数得到的。包括油棕园，菜园里的，三百多间，一个资深的记者朋友说。如果一间用了十万装修，那不是花了三千多万吗？朋友却说：“何止十万一间呢！”而且，为鸟的唾液而疯狂的人，数目还在激增中。

但是，并非所有燕子都会喜欢你建的鸟屋子呀。我认识的蒋医生，就是这样不幸的一个人。他自从花了整十万改装诊疗所顶楼为鸟屋以后，每天黄昏六时就站在他的诊疗所密切地观察。可是，鸟就是不肯进去他的黄金屋吐口水！他的烦恼到了

极点，只好求助于神明，得到一签，原来是〈刘智远战鸡精〉：“长江风浪渐渐静，于今得进可安宁，必有贵人相扶持，凶事脱去见太平。”我安慰他：“你放心，一定会来的。”

一个星期后，他果然兴奋地说：“进去了！进去了！”又有点不明白：“为什么你会那么肯定呢？”

我淡淡地说：“小子，你明白中华文化的厉害了吧。”他马上点了十个头。

2001年5月22日





因狗而乐

在报上看见有人动用私刑，将三只袭击老妇人的洛威勒和牛更犬处死，除了感慨万千，不禁想起当年饲养狗只的欢乐日子。

我的生活一向都在乡下度过。因此，养狗无形中就成了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一则可以作伴，一则可以顾家。开始的时候，当然养的是土狗。再过了不少年，当生活较有余裕，就养一些有一点点名气的洋狗。土狗和洋狗，虽然身价不同，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主人忠心耿耿，绝对不会因为主人突然穷了，或者政治前途黯淡了而抛弃主人。而且，它更不会在主人背后突然咬一口。这一点，真的令人汗颜。

我小时候有一只短尾黑狗，骁勇善战，每一次凯旋归来，都是伤痕累累。这狗儿有一个通病，每个月时间一到，就要挖篱笆，钻出去追逐雌狗快活，三天三夜才拖着疲倦的身子回家。我父亲很生气它不长进，打了它好几次，还是不知悔改。有一天，父亲就把它装进麻袋，载到十二英里外丢弃。我为它哭了三天三夜。到最后，功课太多，也把它给忘了。就在这时候，它竟然皮包骨头，出现在我眼前！我又为它哭了一个晚上。他为何如此忠贞呢！

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不少人喜欢养洛威勒和牛犴。这两种狗都非常凶狠，偶然恶性发作，又一发不可收拾，是不受控制的斗士。名狗中，我只喜欢狼狗。它既驯良又勇猛，是群犬中的儒将。杜伯曼每一分钟都很机警，但是有些人会嫌它只有一寸的尾巴。十三年前到过我家的朋友都知道，我家的杜伯曼可是超群出众的呢。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只会笑的狗！你只要说：“阿佳，笑。”它就会咧开嘴，同时摆动一寸长的尾巴。你

不相信？问语音专家杨欣儒好了。他不但是好讲师，而且是很好的驯兽师。阿佳就是他远赴吉兰丹当华文主任前送我的。

阿佳的品种这么好，当然要给她留下后代。我根据兽医的教诲，让她春风二度，果然一胎生了十只小狗狗。得意之余，马上向马来西亚狗公会报名注册，各有一个名字：汉、川、唯、良、锦、群、狮、麦、半、斤。那时候，我家门口烽火连天，马华党争正打得昏天暗地，令亲者痛、仇者快。

2001年6月5日





杀人不偿命

杀人需要偿命吗？受害人当然说：那还用说！只有杀人的人才会死不认账。在古时候，资讯不发达，杀了人就可以逃之夭夭，逍遥法外。那时候，民权意识不高，翻一翻旧账，不知有多少无头公案。《水浒传》里头的几个好汉，还不是杀了人躲到山里干世界的通缉要犯？

但是，历史中也有几个是例外的人物。墨子这一学派的巨子（领导人）腹䵍就是这么特出的一个。腹䵍的儿子在外杀了人，当时的秦惠王知道了，就给他做了安排，对他说：“老先生，我知道你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年纪又这么大，不能再生育了。所以，我已经告诉司法部长，不要给你儿子判死罪。”

偏偏腹䵍不肯接受秦惠王的情，反而义正辞严地说：“我们墨家的守则是杀人偿命，伤人受刑。社会的安宁，靠的也就是这样的法律来维持。我怎么会例外呢？”

不管秦惠王的特别安排，腹䵍还是把儿子正了法。

在古代那种只讲皇权不讲人权的社会，腹䵍的行为无疑是光芒四射，令人叹为观止。

现代社会标榜法治，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事实上，杀人不但没有偿命，甚至在牢狱外趾高气扬，作威作福的例子，比比皆是。

前一阵子拿督的儿子为争车位，最后演变成举枪杀人的事件发生后，不禁想起几年前也有一宗富家子弟在吉隆坡街头因为不满被超车而开枪杀死女会计师的案件。说完故事，感慨万千，我回头问学生：“如果你的儿子杀了人，怎么办？”

我以充满期待的眼神看着一群优秀生，但是他们竟然无动于衷，嘹亮地回答：“给他护照，叫他漏夜离开啦，老师。”

像人一样看待

力查二十年前到纽西兰深造。住进宿舍的第一天，他到食堂买食物。食堂上挂着炒面／炒饭的布条。略为肥胖的洋掌柜端盘子上来，盘内盛的，除了面，果然还有炒饭。力查说：“请你把饭减掉好吧？”洋掌柜淡淡地说：“对不起，在我们这里，你别无选择。”力查一听，将半边的饭减到另一个盘子，说：“我不浪费不想吃的食物。”

一时间，胖掌柜睁大了眼睛，错愕不知如何回答。第二天，马上有各方人马前来询问，究竟事情如何发生，应该怎样改善状况。洋掌柜除了向力查道歉，也即刻改变了态度。

力查后来上图书馆找资料。他向柜台的管理员查询，管理员也没有头绪。但是，令力查受宠若惊的是，管理员竟然代他一层一层的问下去，一直为他找到有关的书本为止。

力查感激涕零，管理员纳闷地问：“为什么？这是我的工作呀。”

力查在宿舍住了一星期，就搬到外头。他发现 and 房东太太说话时，对方绝不会漫不经心，反而是“看进你的眼睛，非常专心地听你讲的话。”

这样的关注让他在刹那间，感到从来没有受过的尊重。“三天后，我就把心中所有的话全部告诉了她。”力查说。

力查将心里的话说完后，有一天到戏院看电影《音乐之声》。老天，戏院门口密密麻麻的尽是等着买票的人。但是，情况非常宁静，有秩序。力查入乡随俗，只好排在人群的后面。

“这时候，不禁怀念在我们乡下看电影的日子。”力查说。



“为什么？”

“我们买票，哪个样子？几十只手，都塞进一个小小的玻璃窗。我一个八、九岁的小孩，在大人的臀部与汗臭之间钻来钻去，折腾到满头大汗，才能买到两张票。”喝了一口茶，力查叹了一口气，“我们的人，一点都不像人家！”

2001年6月19日



好人难做

力查的故事还没有说完。力查永远不能忘记，他在纽西兰读书那段美好的日子。尤其是在报纸上读到我国历史最久，应该是最有名望的大学近日来，学生抢位报名副修课程的状况，不禁倒抽了一口凉气。

“漏夜排队，就为了一个名额吗？”力查放下报纸，叹了一口气。“老天，这还像人吗？”

力查不由得又提起他在纽西兰念书的经验。有一次，他开着车子，忽然碰的一声，车子被碰撞了。转眼间，那肇祸的电单车已逃之夭夭。他下来仔细地瞧，原来只是尾部凹了一点。他才松了一口气，这时，马上已经有好几个人围了上来对他说，如果需要证人，他们都会很乐意替他伸张正义。

力查的车子八字生得不好。又有一次，他从超级市场出来，雨刷下赫然夹了一张便条：我不小心碰撞了你的车子，请联络这个号码，好让我赔偿你。

这样的经验深深地影响了力查。他说，到了这时候才知道，原来人是应该被这样对待的呀。“我们到了今天还有这样漏夜排队的荒唐事，还不就是强权教育制度调教出来的吗？”力查愤慨地说。

当然，这样的良好教养也让力查吃了一点点的苦头。有一天，力查路过闹市，看见一群人围聚成一堆，原来是一位电单车骑士被撞倒在路旁，大家正在等候救护车。没有人施以援手，没有人知道肇祸的车子，大家只是忙着议论纷纷。力查焦急起来，马上像人一样的对待伤者，将他送入医院。

但是，出乎意料之外，力查竟然被脱光衣服，送进牢房。“如果你不是肇祸的人，哪有这样好心？”管理牢狱的人慢条

斯理地说。

不过，老天总是保佑好人的。一星期后，伤者悠悠醒来，说出真相，好人才可以穿回衣服，把底裤遮起来。蹒跚地离开了警局，力查从此回到他读书的地方。

2001年6月26日



等雨停

等雨停。雨还是不停。老板扎克里亚抽了一口烟，徐徐地吐出来。“没有关系啦。难得可以在这里听雨水打在亚答叶的声音。”他的话还没有说完，我的报贩苏巴马念的摩托波波波的已经驶了进来。“哎，雨。”马念掸掸身上的雨水，又将钢盔拿下来。

“马念，你把钢盔拿下来，我才知道，原来你和我一样，都是中间没有头发的人。”扎克里亚高兴地说。

马念不睬扎克里亚。他抽出一份报纸在扎克里亚的肩膀拍了一下，交给我。扎克里亚闪开了，说：“《南洋商报》！你还买？”

“不对吗？”我张大了眼睛。扎克里亚茫然地问：“你们的领袖不是号召抵制《南洋商报》吗？”原来他的档口没白开，消息还灵通呢。

“神经病讲的话，可以听吗？”马念恨恨地说。

“谁是神经病？”扎克里亚问。“不是买报社的人吗？”

“人家买报社，是做生意，哪里错了呢？”马念喝一口拉茶，冷冷地说。想不到，他竟然这么支持买报社的人。

生意上门，扎克里亚一边翻罗地，一边说：“你看我的煎耐，翻来翻去，都是这个样。将来的《南洋商报》会有别人的声音吗？”这家伙竟有神来之笔。

一家华文报，想不到会引起扎克里亚和苏巴马念的交锋。我静静地看着他们，扎克里亚背后有蓝天眉月的海报。马念每天要派送星洲海峡太阳报，还有南洋中国前锋报。人人都可以有自己的选择。但是没有一个选择是单纯的。

我又静静地翻报纸。但是马念和扎克里亚都不放过我，齐



声对我叫：“老师，你怎么说！”

“你看他们笑得多么灿烂。”我指着报纸封面上两个林先生的照片说。“他们说24号还要开会啊。”

2001年7月3日



怀念的日子

我有一个代课老师，上班一天后，对我说：“我很抱歉，明天不来上课了。”问他为什么，原来是学生太顽劣了。他没有办法控制纪律，只好离开。他的学生才念预备班呀。

这件事让我产生无限的感慨。

我虽然一直告诉自己，年轻人是我们唯一的指望。对于在求学中的孩子，我因此特别宽容忍耐，不相信年轻人会比上了年纪的人坏，尤其是最近为了一份报纸的纷纷扰扰更对成人失望。但是，世界真的是已经改变了。而且是变了很多。我的预备班的学生竟然把老师气走了。

我们以前念书时，哪里敢对老师大声说话呢。更不要说顶嘴了。我想，许多六十年代还在中小学读书的朋友，如今回想，一定还记得当年是如何敬畏老师的吧。

我念小学时，老师就是这样一个令人听到名字就发抖的老虎。晚饭后，他们一群外地来的老师就会像黄昏的邮差，大街绕过小巷（其实小镇也没有几条道路）散步兼督察。第二天早上，他会在晨操时在台上报告：某某某，你昨天晚上为什么到戏院看戏，没有留在家做功课？散会后，被叫到名字的同学都需要留下来。这时候，大家就明白该做什么，都乖乖到储藏室把木制的黑色长枪扛出来，架在肩膀上，在美丽的晨曦中，像皇宫前的守卫站立一节。

无独有偶，我的家教主席汉平提起当年在邦咯岛读书，也同样有这样的做超时工作不收钱的老师。邦咯的学生也是每一个晚上八时以后，就不可以在外面逗留。要不然？“第二天，马来和校长把你叫出来，屁股一定有一、两鞭。”

真的。那时候，马校长和其他老师会一家一家去，站在门

口看着你温习功课，放假的时候，马校长和老师们都带用功的学生去野餐。

老师疼爱学生，学生尊敬老师，互相牵引，这是多么美丽的画面。

都湮远了。

2001年7月10日



黯淡的大火

“忽然间，一切都成了废墟。”我的女儿在电话中感伤地说。东姑礼堂大火的那一个早晨，她站在法学院望过去，“真的不明白这样的事情竟然会发生在神圣的大学校园内。”

我在1971年进入马大，东姑礼堂是我感到最亲切的庞然大物。它的旁边就是当年的学生事务办事处（现在是吗？）。我每一个学期都要到那里去一遍，查阅联邦助学金是否已经寄发出来。推开办事处的大门，我又会转入角落边的小食堂排队买自以为是很好吃的椰浆饭。

礼堂的建筑物虽然只有两层，但是占地颇广。有空的时候，我喜欢一个人到礼堂旁边的石阶上静坐，看看旁边日式小池塘内悠游的锦鲤。因为建筑物高大，所以它的影子覆盖面广，可以让想歇息的人在它的影子下乘凉。官位高，可以罩住无数跟从者。这是我当时看鱼悠游的深刻体验。

礼堂本身保留洋灰原色，因此更显得朴素典雅。作为一个喜欢写文章的人，总难免自以为高格调。发现礼堂后就是实验剧场，真是高兴得不得了。说真的，就在这里，我当时看了一些免费的好电影。实验剧场外面的墙柱当时已经有贴壁的藤蔓攀爬十多呎。我在上个月路过礼堂，发现岁月已经将藤蔓拉拔到屋顶。这使我忽然想起当时有人夸张星期一早上会在实验剧场后面发现避孕套的无聊笑话。

在东姑礼堂，我只有文艺演出和毕业典礼的美好记忆。我曾经在礼堂内看庞翹辉和杜祖舜的精彩演出，也听过维也纳童声合唱团的精湛表演。在那个年代，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呀。毕业典礼举行三、四天，学生与家长每天有几千人，都带着松懈下来的笑脸忙拍照，那是礼堂最欢腾的日子。



只有1974、1975年，校园进入空前紧张的状况。人声、车声、联邦后备军的脚步声，忽然在寂静的校园响起来。催泪弹也开始射进校园。在准备教育文凭考试的我们，下了课有时候闲在讲堂外，也被烟雾熏湿了眼睛。在满天飞的谣言中，包括马来学生领袖希山和安华已经从后山脱险了。

二十六年后的礼堂大火，是当年从未发生的恶事。

2001年7月17日



因为父亲

上星期，八十九岁的Helen Tew乘坐一艘八公尺长的游艇，成功横渡大西洋，经过十一个月的航行后，Helen Tew兴致高昂地在她的航海日志上写道：“所有的打击都被原谅了。”

在她年轻的时候，Helen Tew的父亲不管航行到哪里，都会带她同行。只有一次，她的父亲对她失信，在1934年，自己一人横渡大西洋，Helen Tew在伦敦郊外接受访问时说：“我想到便很生气，那是我最想要参与的旅程呀！而他竟然一个人去实现了。”她把这件事一直挂在心上，六十七年后终于跟在父亲的背后，成为另一个把名字写入记录的老妇人。

Helen Tew的父亲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放弃携带她出海呢？Helen Tew并没有解说，她有理由生气父亲不带她一同航行，因为那时候她已经二十二岁了。洋人和华人所受的礼教毕竟不同，所以Helen Tew理直气壮地说出她六十七年前的怨怼。

但是，做父亲的心事有谁知道呢？

Erik Weihenmayer 在十三岁那年因为遗传因素而失明。但是，今年5月24日，Erik终于攀登上二万九千三十五呎的珠穆朗玛峰，完成许多正常人都不能达到的愿望。

一个盲人，是如何完成攀登世界最高峰的壮举呢？原来Erik Weihenmayer的父亲在他失明的同一年就开始带他到野外训练，使他在黑暗的世界中，能够有更坚强的意志力去面对未来，后来，他参加攀爬岩石的活动，竟然成为最出色的队员，获得5.10分（最高分是5.14），Erik Weihenmayer 从此对爬山产生浓厚的兴趣，促成他后来的成就。

好几年前，我有一个家长应邀到学校对话，做父亲的见到儿子就气往上冒，对着高他半个头的儿子大喝：“X你娘的，不



读书，爱打架，你来学校干什么！X你娘的！”举手一个大巴掌打了过去，过后他问：“老师，他是为什么打架？”

我淡淡地说：“他和你一样，就是喜欢问候人家的娘。”

2001年7月24日



我的爱更深

一位获得亚细安奖学金到新加坡念书的学生在霹雳中学的校刊上写，每一年8月31日国庆，她和一班马来西亚的同学就会买个蛋糕，插一面光辉条纹小国旗，肃立唱国歌。

“不知为什么，人在国外读书，对自己的国家就是有特别的感情。”她这么说，听了很心酸。尤其是对照不久前芙蓉一位副校长责备她的学生，如果不要认真读书，就要回去印度和中国，更替孩子们感到无限的委屈。

经过了四十四年的独立，我们这一批当年的孩子，都已进入中年。而我们的孩子，就是那一群被责骂的学生。我们这代人，被一些人质疑，因为我们还残存一点点上一代的往事。我们的下一代，虽然他们最牵挂的是当下的风雨，也一样被人家赶回去（好大的胆！）。真奇怪。

在台湾念书的海莲说，看羽球赛的时候，我们一定替中国队打气，希望他们不会输给别人。

“但是很奇怪，如果是马来西亚对中国，我们会拼命给自己的国家鼓掌，一定要胜中国。”海莲很开心地说。“而且，台湾的同学都知道，在我们的面前，马来西亚是不能被批评的。”

前一阵子，我的学生从美国旅游回来，看到吉隆坡的棕榈树，“眼泪就流了出来。”她说。“虽然美国比我们先进许多，但是，国家还是自己的好。”她每一年都要出国旅行，每一次回来看见吉隆坡的棕榈树或者檳城的稻田，都会感到莫名的骄傲。

“我们的爱比谁都还要深。”在念大学的一个学生这么说。我也很相信他。但是我还是不放心，紧张地问他：“你怎

么样表达？”

其实，有很多人也许不善于表达，但是并不能说他们不爱这个国家。就好像大声说话，并不表示他要看不起你。年轻人有时候有意见，有时候有诉求，他们的心还是紧紧贴在这块土地上。

2001年7月31日



因为老师

孙大伟离开中学校园后，有一天翻阅成绩册，看见老师的评语：“此生素质太差”，不禁“恨”从中来，发誓一定要用成就证明自己的价值。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努力，他今天是台湾广告界的当红要人。

如果不是因为老师太缺乏爱心，刺伤了孙大伟年轻敏感的心，让他发愤图强，孙大伟今天一定是街头上一个普通的小市民。说起来，似乎还应该谢谢老师的粗心大意。

每一个学生都有他的才干。这是教育学家的理论，也是一般人都认同的事实。很可惜，在教室里和学生有直接接触的老师却因为工作太繁重，有时候反而忘却了这个金科玉律。

我车子的水箱最近常常缺水，心里想一定是水箱漏水。将车子交给修车师傅，他给我的意见竟然是“也许是引擎的垫板有问题”，远远超出我的认识范围。师傅的年纪和我接近，修车功夫特别好，只要告诉他车子的毛病，就能够作出准确的判断，是我最信赖的技术人员。我说：“如果当年你有去深造，今天一定是出色的机械工程师。”

“是吗？我读书的时候整天去射鸟抓鱼，哪里有老师管？”师傅咬住一根烟，眯起眼睛说。

我家兄弟的承包商阿保，只有小学的学历。但是他打开建筑图看，马上发觉图中有一些错误。问他这么聪明，为什么当年没有继续读下去？原来他小时候也是一个顽童，时常逃课。“功课没有做，到学校又被老师打。哪里还敢去学校？”因为这样，他必须苦干几十年。

我在三十多年前考剑桥文凭的前夕，有一个讲英语的老师挑战班上几位同学，如果我们能考取，“我把头砍下来当皮球



给你们踢。”老师立下誓言。后来，我们几个同学中，有一位是成功的工程师，一位在国大医学院当讲师，有几位读完工商管理，在做跨国生意，其他都在教育岗位上服务。

我们最近谈起这件事，还在寻找有关的老师。并不是要砍下他的头，只是想要谢谢他的刺激，才造就了今天的我们。

2001年8月7日



教师傻子

基本上，教师都是傻子。

想想看，教师为什么要选择一种职业，必须分出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替别人家管教孩子呢？尤其是在越来越自我的时代。事实上，一般教师一天要在校园内工作六小时，教导五、六班整两百个毛头小子。但是，回到家里，有多少个教师会心平气和指导自家的孩子写作文、做数学超过一小时呢？

然而，即使是这样的付出，社会人士对教师的尊敬是越来越少了。背后数说教师的不是，当面痛骂甚至殴打教师的事件频频发生，证明了社会人士越来越不把教师看在眼里。今天，有不少高官显要跟在首相后面，呼吁正视学生纪律败坏的问题，内阁大臣还因此召开紧急会议。事实上有多少人真正关心学校的问题？学生的纪律问题，有绝大部分是社会无形中纵容造成。教师们都在流传心酸的笑话：有一个妈妈骂孩子：“如果你再不努力读书，以后就去当教师！”是多么的看扁教师！

但是，教师是这么没有价值吗？我有一个好朋友，四十年前当教师时发现班上一位男同学家境贫穷，每一天都要提个篮子沿户卖糕点来维持家庭的生计。朋友因为爱惜这个孩子，给他补习、给他辅导、给他鼓励。孩子很争气，最后考进马大工程系，还因为发明了专利品而飞黄腾达，摆脱了穷困的环境。朋友退休后，已经成功的学生特别安排，让老师每天只上两小时的班，出出点子，过他写意的退休日子。

我在十年前有一个学生，家境贫穷，父亲钓螃蟹谋生。但是他在一个认真教学的老师教诲后，以非常特出的成绩进入马大医学院，如今已经是个很出色的专科医生。

因为教师的奉献，因为教师传授的知识，而改变了孩子们



一生的命运。类似这样的例子，真是多如牛毛。诗人乌士曼阿旺有一首诗，常常在教师节被朗诵，不管你是首相还是作家还是医生还是工程师还是……你都是因为教师的教导才会有今天。教师和社会的关系是那么密切，让许多人忘记了教师的重要价值。

当然，有些人看不起老师的词汇，也是因为老师教导而认识。只不过是当年老师一时匆忙，忘记教他饮水思源。

2001年8月14日



正名的重要

上个月到新纪元学院开会，讨论一些国民型中学及国中的问题。当时出席的各校校长、董事及讲师，济济坐满一堂。可见得关心教育问题的有心人很多，他们甚至从遥远的沙巴及砂劳越赶了过来。

我很高兴在那一天见到了久违了的杨云贵先生。几年不见，原来他已经是董总的副主席，一如以往那样热心华文教育。他当天说了一句很普通的话，但是却是很多民族教育领袖不敢在群众面前说的很有见地的话：“国民型中学和独中应该打破藩篱，加强联系，否则会在华社中造成多种派系，华人将无法团结一致。”

杨先生会这么说，我想和他的身分有很密切的关系。十二年前当我离开大山脚时，杨先生就是日新独中的总务。我对他们当时设立的语文中心至今还留下深刻的印象。杨先生目前又参与日新国民型中学的董事会，身兼两种身分，所以对国民型及独立中学有深刻的了解和关爱。因为这样，他看得很透彻，如果把国民型中学和独立中学的学生刻意隔离，是多么危险的事！

其实，一般华社，除了檳城之外，对国民型中学都相当生疏、冷漠。长久以来，已经在国民型中学生心中留下不良的影响。我在国民型中学掌校后，就和董家教及校友会配合，积极展开几次大型筹款建校的工作。好几次我的学生外出回来，向我吐述他们所受的委屈，因为很多人并不了解，国民型中学的实质，以为国民型中学，就是国中，是政府的学校。“是政府的学校，为什么还来募捐？”不少学生必须面对这样的责问。

一些南部写文章的朋友也一样有这样的美丽的误会。有一



位在华小执教的朋友说：“你们不是全津贴的吗？”老天，这个误会是多么大呀。我拍拍他的肩膀，告诉他：“我们的校产也是董事部的，我们的孩子们的桌椅也一样要自己想办法的呀！”

这样的误会，是一些人刻意制造的。当然，在教育法令下，我国的中学只有国中和独中两种。但是，国民型中学和国中毕竟是有很大不同，可不能够为了某种利益，故意把国民型中学和政府国中混淆，蒙蔽一般老百姓。如果是这样，前一年，檳城的董联会何必争取国民型中学的正名呢？如果就这样放弃，不就等同把董事会的校产交了出去吗？国民型中学有100%的华裔子弟，国民中学又占了多少？差别不是一目了然吗？更何况国民型中学兼容并蓄，照顾了多少贫穷的华裔孩子，我们又何其忍心因为历史的恩怨而将国民型中学排挤在华文教育的主流外呢？



2001年8月21日

成长的方式

收到高彬大学毕业的来信，感到无比开心。光阴刹那间回到1997，在我初掌校政的那段日子。高彬是那一年的中五生，身材短小精悍，做事充满干劲，是一个很有领导才华的孩子。

1997年是经济风暴的前夕。虽然如此，我们推出的第一个筹款扩建校舍的计划，依然获得社会人士的积极反应。中五的学生为筹款比赛而打拼的画面，至今犹历历在目。

有一个黄昏，高彬满头大汗走进我的办公室。他兴高采烈地把一叠支票交给我，说：“校长，今天有三家工厂经理问我，毕业后能不能到他们的工厂上班呢。”我翻一翻支票，都是怡保的户口，知道他跑到七十多公里外去了。他的冲劲，当然是许多经理所渴求的。因此他们都很乐意在他毕业后，聘请他为营业员。

在他喘了一口气后，他有点茫然的问我：“我们不是政府学校吗？为什么需要筹款建校舍呢？”

“人家责问你了，是不是？”我说。他马上点头，好像有很多的苦水。

其实我一样面对同样的责难。这事真的是说来话长，我除了必须从1962年改制说起，还要解释我们半津贴的特质。历史的演变，政治人事的纷争，使一个很敏感的课题变得更加复杂难解。虽然我们人口庞大，却有边缘化的威胁。我想，就留待他长大后自己去分析吧。不过，我记得他当时还是问了两个问题。

“改制中学是董事会的，收的都是华校学生。学校环境如果不好，华人社会不是有义务照顾吗？”我为了抚平他的不满，指着桌上的支票，“这些就是支持呀。”

他还是不甘心。问：“难道没有人替我们说话吗？”

“我们学习照顾自己，不是很有意义吗？”我摸摸他的刺猬头。

他忽然轻轻地笑。“我今天在车上遇到一个 **pakcik**。他问我，你们有多少学生，需要扩建校舍？我就告诉他，三千左右。他听后就晕倒在座位上。坐起来时，又问我，那么，一次筹款要多少？”

“你说了什么？”我笑骂他。

“一百万。”高彬很得意。

“车大炮。”我在他头上敲了一下。我知道，与校共荣的幼苗已在他身上萌芽。筹款是辛苦，却是很实际的教育。凡经历过的，都会成长得很快。

他开心地说：“我做梦也没想到，**pakcik** 还捐了五零吉呢。”

2001年4月17日

8月，马六甲

我一向喜欢马六甲。今年8月，我又来到了马六甲，和其他七十多间国民型中学正副校长一起研讨教育的前程。

十多年前第一次到马六甲，在巴刹遇见一位老婆婆正在卖紫色龟糕，和檳城的红龟糕完全不一样。我蹲下来用福建话和她老人家闲聊，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慈爱地说：“崽仔，这是用紫色花朵做的呀。”

那时候，老二还抱在手上，老大则好奇地指着色彩鲜艳的娘惹糕点。老婆婆捡了一块糕送进老大的口中，用很流利的华语向老大说：“要好好读书啊。”那个早晨忽然间变得清新无比。

马六甲虽然是我国最古老的城市，但是老百姓却有很开放的胸襟。这一次到马六甲，我向一个年轻人探问一个景点，汗流浹背的他马上站在路中间，用手指遥指：“向左向右再向右，记得呀，左右右。”马六甲的市民让我感动，她的三、四百年的历史水沟更让我惭愧。因为我找了很久，发现水沟不但没有阻塞，而且也找不到一张废纸。

马六甲的古迹都很集中。只要手上有一张地图，就可以轻易找到和谐共处的回教堂及庙宇，都四百多年了。不过，有时候还是会找不到原来的起点，那是因为几百年前各种族遗留下来的物饰太精美迷人了。这是很可能的事，不得不小心呀。

8月8日那天，我站在酒店的露台向下望，只见改成单行道的街上车子川流不息。远处的购物中心灯火辉煌，街灯已结起灯彩，把古雅的小城点缀得一片华丽。原来是富裕的邻国次日国庆，人们都涌进来度假休闲了。

当我退回房间时，忽然想起，右前方幽黯的草场不是当年



国父欢呼：“Merdeka! Merdeka! Merdeka!”的地方吗？在更早的两年，国父在敦陈祯禄住家和董教总召开着著名的马六甲会谈。过了一年，钟灵中学成为第一间接受改制的中学。没想到，四十五年后，当年的娃娃又在这里，又为了同样的课题，又焦灼的探问五十年后的的局面。

而支援呢？契约犹在，参与会谈的人都已归道山，远了。

2001年8月28日



岁月，榴槤

这一季，第一车榴槤是什么时候载进来西眺湾呢？

不是不知道，也不是没有刻意记取，只是日子就这样过去。想起来的时候，竟然好像是好久以前的事。想一想，想一想，却又好像是不久之前，才看见下榴槤的马来工友穿一件破了三、四个洞泛黄的背心站在罗里上一个一个的丢下来。那时候还在想，他这样忙碌的工作，自己吃了几个呢？

究竟是什么时候看见这一季的第一车榴槤，很重要吗？有时候执拗反而苦了自己。来到了这个年纪，难道不明白吗？

我已经好几年没有狂热购买榴槤了。最后一次，也许是住在大山脚，也许是还在居林的宿舍，一个季节的榴槤可以吃掉四百至五百元。也不是吃什么名种榴槤，只是偶然会买到一、二个特出一点。比如有一次把榴槤打开了，老大不小心把一个五毛钱的角子掉进肉又黏又厚的榴槤中，竟然看不见影子。有一次兴高采烈买了一个金瓜种，打开来一看，果然名不虚传，一个榴槤有四十多粒种子。有一次向金马崙的山胞买了几个不起眼的山榴槤，却是又香又黏的好东西。

买榴槤总是有一些领悟，外表绝对不能代表一切。吹牛的老板也未必是要欺骗我。理由很简单，他告诉我这是天上没有，地上只有这一个的刹那，是真的很诚恳的，因为他真的没有看过更好的榴槤。这样的领悟，是要经过无数次的灰心、失望，才能够接受的。

当岁月溜走，我渐渐的相信，吃东西是绝对和年纪有很大的关系。那一阵子吃榴槤，也是无肉不欢的年纪。榴槤引发的燥热，竟然可以让人那么迷恋。现在回想，不由的感觉有一点荒唐。



在那样的岁月，哪里想像到往后的清茶淡菜呢？

人生本来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吗？

虽然并不沉迷在榴梿的色香味，但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刻，
偶然也会想，这一生还可以吃几季的榴梿？

2001年9月4日



脚车的遗憾

我读书的时候，每年长假，道路上一定会看见外来的学生们三五成群，呼啸而去。那种飒爽英姿，啊，是多么潇洒呀。如果说，我儿童时代有什么偶像崇拜，大概就是这一批骑赛车的无名英雄吧。那种弓起背，头戴鸭舌帽、逆风而驰的形象，比站在台上拿一根麦克风乱蹦乱跳的谢霆锋不知强劲多少。

在那个艰涩的岁月，一辆脚车可是一个家庭的一个月的收入啊。我的家庭医生说，他一直要读到五年级时，父亲才有能力买一辆脚车给他。为什么？“要载妹妹一起去上课呀。”医生说，“而且要踏三、四公里呢。”

我的同学潘，每天清晨四点钟起身到三公里外的胶园割胶。过后又要踏上十二公里的路，赶去学校上课。有时候我们的学生车超过他，我们在车上向他挥手，他也回应我们。巴士到了居林，我们步行上山上课。十五分钟后，潘已经在我们的后面。

最近我到潘的豪华住宅拜访他，赫然发现有一辆可折合的脚车放在客厅的角落。“有时候，就叫司机载去赛车场过过瘾。”潘微笑。

洛阳的刘茂熏，六十岁退休后开始踏脚车环游大江南北。十一年来，他最北到过黑龙江、最南到过西沙群岛、最东乌苏里、最西新疆的阿拉山，前后走了十五万公里。他老人家今年七十一岁。本来患有心脏宿疾，因为这样南征北讨，竟然不治而愈。

我告诉学生们老人家的故事。他们都有闪闪发亮的赛车或者爬山虎，也许会激发环绕半岛的奇想吧。

看起来似乎只有1960年代之前的人，对脚车才会有莫名的



感情。目瞪口呆的人群中，有一个学生举起手说：“老师，那多辛苦呀。”

“假期上网都不够时间了，谁有时间踏脚车啊。”另一个讲得好像身不由己，非常苦恼的样子。

2001年9月11日



今年国庆

今年国庆的前夕，我们赶了一幅二十二公尺的欢庆独立布条，悬挂在学校的篱笆上面。路过的行人对一批忙着拍照片的学生微笑。有一些车子经过，大声喝采：“Merdeka！”虽然布条并没有五天前在怡保写入健力士纪录大全的国旗大，但是，毕竟是老师及学生们的心意。就像车子上路客高呼的merdeka没有国父的激昂，经过了四十四年岁月的淘洗，这样的姿势还是让我感动的。

今年的国庆前夕，悬挂国旗后，我赶了二百多公里的夜路。抵达八打灵再也的住处，打开电视看独立广场的现场直播，不知不觉间竟然睡去。看现场倒数独立的莅临是过去许多年的习惯，今年却打破惯例，不禁让我深思。是我累了吗？

国庆那天早上，家里的女人们说：“快一点，要不然会找不到车位的呀！”我带着无限的歉意，慌张地跟在大家后面。抵达谷中城一看，果然是人山人海，车子要游走几圈才有位子停泊。原来大家都是这样疯狂购物，来表达欢庆独立的热忱。本来是有点不习惯，因为这个时刻有成千上万的青年顶着太阳，在各地的草场上步操。但是，每一件事都有它的功能，如果没有国泰民安，老百姓如何能够开心地在巨大的购物中心悠闲地散步，同时又疯狂地抢购呢？

这里没有天灾。

这里也没有战争。

这里唯一的不快乐，只是买不到衣服的尺码。

Ye，ye，ye。

我的歉意渐渐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很浓的骄傲。

有人诉说受到压迫，有人则自由地在网络无情地数落。捕

四十四年的独立，我们的政经风貌已经进入更加丰盈的状态。

2001 年 9 月 25 日



乌达和儿童文学

为什么你的名字／叫做睡莲？／你是不是一天到晚／都很想睡觉？／池塘里的水又清又凉／你们为什么不用它／洗洗脸儿／也使你们精神些？

郑佳瑞（六年级）〈睡莲〉

太阳，我向您致敬！／您给我们温暖／您给我们爱／如果没有您／我们就结成冰块／连感情也冻坏了

吴仕煌（五年级）〈向太阳致敬〉

小小的雨点／不停地下着／我家的前面低地／已经变成一个池塘／可惜，我不是一条鱼！

林欣璇（二年级）〈雨后〉

麻坡有两样出名的东西。第一样，很多人马上会猜到：乌达。第二呢？其实，第二比第一样还要重要。可惜一般人都没有猜中。

儿童文学。对了，还有，在默默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作家。梁志庆是其中一个。

有一年的文学讲座，梁志庆是座上嘉宾。轮至他发言时，他说：“台下的文友，也许不能‘打限’了……”根本是一句小孩子讲的福建口头禅，乐死了人。

梁志庆教书三十五年，其中二十九年最美好的岁月只献给一间学校：麻坡的中华基督学校。他从1970年开始编壁报，1978年出版《儿童文艺》系列第一本书《第一个啼声》，至1999年退休，一共在基小出版了十四本儿童文艺的书籍，童心数十年如一日，是基小学生的福气。



我上面摘录的几段童诗，就是梁志庆的学生佳作，收录在他编的童诗集《小雨玩滑梯》。除此之外，他还鼓励学生创作童话。他的《儿童文艺》第十四集，就是基小学生创作的童话集《想飞的海螺》。翻阅他的学生们的创作，会感到非常惊讶，原来学生的想像空间在老师的引导下，会是那么辽阔，学生的价值观在老师的熏陶下又是那么的健康。

其实，麻坡好吃的东西，岂止乌达而已？炒面线、蚝煎之外，最近又吃到巴东的亚参咖哩鱼，但愿儿童文学也一样，代代有新人。梁志庆说：“一间学校如果有某一项活动特别好，一定是有一个认真的老师在背后推动着。”我想，他这句话应该用在自己的身上，因为他出版的十四本集子是需要付出一番心血的。



2001年10月9日

潜在的力量

居銓中华中学的校园有一座比人还要高大的孔子石雕塑像，它从泉州运过来，大概要费很大工夫。虽然如此，孔子的塑像已经越洋，真实地站在中华的校园内。我很好奇，仔细看，原来是中华的校友们赠送给他们的母校的礼物。

这时候我想起，参观中华的图书馆后，走过一段半空中衔接两座建筑物的走廊。那也是六十多年毕业的同学捐献的。中华的校友这样的奉献的确是实践了孔子的教诲。祝愿他们的好榜样，会给未来的学弟学妹们更多的启示。

因为中华的半日游，让我不由的想起，发展我们华校的力量，最可以期待的还是从校园出去的校友。几年前，一个朋友提起他的母校，钟灵国民型中学正在扩建四十八间校舍，他们那一届的同学马上捐了五万多元，认捐一间课室。五万多，刚好和中华的两段空中走廊一样的建筑费。

相反的，一位有心的朋友一直在感叹中，度过他最后三年在另一类学校掌校的岁月。虽然大家都知道，食堂、图书馆、教室都太腐旧了，就是没有几人肯多出几块钱，包括很多专业人士的校友。

他努力号召，“跑上跑下，作一个打领带的乞丐。”他说。

“成绩怎么样？”

“筹到二万多元，把图书馆冷气化。”朋友淡淡地说：“也算是一种建树啦。”

其实，全国七十八间国民型中学，校舍属于董事会，却一般陈旧不堪。虽然我们在筹款时会得到华社的支持，校友的力量并没有真正的发挥。是我们出错了么？每一年，我们都有数

以百计的学生毕业离开。十多年后事业有成，只要一个人捐一千元（而且只需一次，明年又有另一届的同学承担），每年就可以有数十万元发展学校。

理论和梦想都是这么说。

2001年10月16日



不是奥萨马

最新（10月8日）的《新闻周刊》专题是生物化学的恐惧：你该会多惊恐？调查显示，如果再来一次突击，有42%的人害怕生化袭击，56%担心爆炸物。我虽然没有经历过战祸，还是可以想像美国人民在九一一后是多么的惶恐不安。美国人一向乐观、幸福，遭遇这样残酷的打击，实在是做梦也想不到。

搞破坏的人躲在暗处，是防不胜其防的。即使我们身处神圣的学府，都曾经历过受困扰、折磨的夜晚。

一个多月前，在教育界服务的好朋友魏，凌晨时分似乎听见有人爬越他的篱笆。魏打开探照灯，不见有何异动。第二天他仔细检查，赫然发现车后镜给敲了一个圆洞。车子一启动一整片玻璃如珍珠般撒落下来。

有一个凌晨，我正在睡梦中，忽然听见砰砰砰数响。我张开眼，朝天花板看了又看，又拉长了耳朵听了又听。虽然好像有远去的摩托声响，我还是告诉自己是幻觉。

早上五点多钟，我下楼检查。啊，老天，真的是我的车子出事了呀。我的英雄车的后镜被打成稀巴烂，英雄变成了狗熊。打开车门看，车厢里面有两支空黑狗啤玻璃樽。另外又有两支白锚下锭在草地上。

我的同学在一间著名的中学掌校。几年前的一个晚上，忽然一声巨响，原来有人对他家抛掷土制炸弹。幸好吉人天相，除了虚惊一场，没有其他更严重的破坏。事情发生了，报纸上做了很大的新闻。当然，不少人也作出不少的推测。到底是谁干的好事？警察问：“你们最近有处罚、开除任何学生吗？”当校长的，谁没有处罚学生呢！

“我们有三千个学生，怎么会知道是哪一个？”朋友生气



地回答警长。他的 无能，使我们都必须分享一个很真切的经验，半夜听见摩托 声，都会马上起立警惕。奏国歌都没有这样迅速的反应。

纽约的人虽然 不幸，但是能干的布什在极短的时间内已经确认是奥萨马拉登 的罪孽，而且号召天下，浩浩荡荡一起打到人家的老巢。可以 想像，再过一段日子，纽约就会歌舞升平。

魏在不久前继 续追问有关当局，事情发展到怎么样子，一位负责人一脸抱歉 地：“老师，我看这是天灾（bencana alam）呀。”

“不是奥萨马 干的吗？”魏淡淡地问。



2001 年 10 月 23 日

黄河的咆哮

10月20日晚上，我在吉隆坡的文化宫聆赏了一场由国家管弦乐团演出的《黄河协奏曲》。这是我第二次在自己的国土上听见自己的乐队演奏《黄河协奏曲》。这次经验很令人感动，不只因为曲子澎湃的感情和起伏明快的节奏，更因为演出的乐队队员来自四面八方，让人感受到音乐没有国界的说法。

事实上，我是为了观赏国家管弦乐团的常驻指挥家Mustafa Fuzer Nawi及年轻钢琴家卢万贤的演出而到文化宫。当然，第一次到文化宫也是有无限感动的。文化宫和国家艺术馆及国家图书馆毗邻而建，谁也不必让谁，因为各有特色。可以看出政府是有诚意要提升市民的文化水平的。我问看守车场的老工友，他回答，常常有演出的呀。原来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幸好没有学到知识分子常常不满，常常诟病，让人觉得无知。

母亲在我年幼时最爱唱歌。她最爱唱的歌我在往后的日子里才悄悄地发现，原来就是《黄河颂》。我从很小开始，就记得母亲最爱唱的那几句：风在吼，马在啸，黄河在咆哮……

我后来写《白水黑山》，也不能忘却儿时的鲜明记忆。

在那个年代，在那个人吓人，又自己吓自己的年代，这样有力量地坦然地唱这歌曲，我们都不敢在大庭广众面前唱。我们唱得最大声的时候，是在母亲烫衣服的时候。也许在她的想像中，手里的熨斗是可以碾平一切人间的不如意吧。

我后来在书局里，竟然买到了有关黄河的歌曲。有关黄河的抗日歌曲，不知道为什么，一唱起来就会流眼泪，音乐原来还是有国界的。每一个民族都有他的悲伤的过去。有的伤心事是那么长久，那么的广，那么的深，经过许多年以后还是很难磨灭。黄河的儿女，能不因为黄河的悲伤而流泪吗！

时代改变得很快，在三十年前，不敢大声唱保卫黄河。十多年前，我竟然有机会在槟城理科大学聆听《黄河协奏曲》。又过了十多年，我又有机会听见同样的曲子。

这一次的演出由未满四十岁的Mustafa Fuzer Nawi来指挥，更具有意义。经过了一段不短的日子挣扎，我们终于走出了自造的庞大阴影。让音乐归音乐，艺术还给艺术，生活能够正常地操作，素质很快就可以提升吧。

2001年10月30日



乡土之美

不久前，在报章上看到一则售卖地皮的广告：

最后，你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织梦的家。和你的孩子们分享孩提时生命中的无限欢乐。喂养鸡只、放风筝、追逐蜻蜓、攀树。你的孩子们应该拥有田园无拘无束的欢愉。

“一个可以抓蜻蜓、放风筝的田园！”这是一句多么具诱惑性的广告呀！我兴奋地告诉家里的女人们。她们听了，互相观望了一下，不以为然地说：“捕抓蜻蜓很开心吗？”

对于这些在城市长大的幸福女人，的确不能怪她们不明白抓蜻蜓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没有在田野中赤足奔跑过的人，如何会知道追捕蜻蜓的乐趣呢？

我告诉他们，抓蜻蜓其实有好几种方法。最简单的，当然是空手擒拿法。蜻蜓有一双复眼，这一招最重要的窍门是，从蜻蜓的背后迅速紧捏蜻蜓的尾巴，不让它飞走。不过，必须留意，蜻蜓会反转过来，咬你一口（并不会造成伤害）。另外一种比较容易的方法则是用胶水黏蜻蜓的翅膀。这种胶水，倒是必须自己用橡胶渣混和火水制造。这门技术虽然安全，但是会毁坏蜻蜓的翅膀。当你将一根细线绑在蜻蜓的尾巴，它会失去平衡，飞得不高。

“哦，原来你是那么残忍的呀？”幸福的女人们异口同声说。

我不理睬她们，得意地说：“其实，在大自然中，除了可以追逐蜻蜓外，我们儿童时代更爱做的就是用弹弓射击飞禽了。”真的，那时候，偶然听到一声黄鹂鸟的鸣唱，我们人手一把弓，就会很兴奋地从野樱桃追到番石榴树底下。



“那样的乐趣，岂是上网浏览可以比拟呢？”我嗤之以鼻。

“不管怎样，”她们淡淡地说：“现在的田园比起四十年前的，昂贵太多了吧？为了养几只鸡，你愿意花几十万零吉买一块土地吗？”

2001年11月6日



听来的

我的好朋友健卷起长袖让我看，“有什么不同吗？”

我仔细地看他那肤色极好的胳膊：“是炭疽发作吗？”

健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淡淡地说：“我的车子昨天被货车撞了两下，都扁烂了。”

“而你竟然没有受伤？”我吃惊尖叫。

健慢条斯理地说，他上个星期带老婆孩子到太平拜拜。一个人在庙外头百无聊赖抽烟的当儿，忽然听见乩童在内对他呼唤。他只好进庙堂听乩童训话。乩童在黄纸上画了一张符交给健：“把它折成三角形，带在身上。一个月内出门要小心。”

健慌忙答谢。神明摆摆手：“不谢不谢。明年六月初九记得来上香就可以了。”

健的儿子体恤老父，从怀中拿了笔写下重要的日子。神明轻轻叹了口气：“这是他自己的生日呀，难道会忘了吗？”

“这，你也知道？”健不由得从头到脚，流了一身冷汗。

我在1986年的某个早晨游车河。车子在悠游自在间，忽然砰的一声，也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的车已经被某种力量推着向前冲。老婆在旁边一直喊叫：“停！停！停！”真的，在她不断的叫喊声中，车子经过一阵颠簸摆荡后，最后就很突然地停了下来。

我回过神，下来一看，原来是车后被一辆大轿车撞扁了。刚才的一阵震动，就是因为大轿车在后面推送，一口气把三个在路旁摆卖红毛丹的摊子撞了下来。

我对着撞倒在斜坡上的烂车子，无可奈何地巡查。大轿车的主人是个硕士，很有礼貌，频频道歉：“是我的错。是我的错。”

2001 年 11 月 1 日



不是问题

在学年就要结束前的两个星期，我们接到了今年最后的一个奖项。我的学生谢文凤参加Mary Gold鲜奶公司举办的美术比赛，获得全国最高荣誉。有关公司派代表到学校来颁奖，原来是一整套的电脑与打印机。

文凤很高兴，我们也因为她的得奖而感到光荣。拍完照片，我问文凤，要不要帮她载回家？她忙着答谢主办单位，回头答我：“请您帮我送到姑妈家，可以吗？”

我感到诧异，问她：“为什么？”

原来她家一向没有电流供应，昂贵的电脑暂时还派不上用场！我看着瘦小的文凤，一时间真有无数的感慨。很多学生逃学玩电脑游戏，文凤却因为没有电流不能操作她的奖品。但是，她并没有什么感伤，这真是好现象。

不久前，文凤还获得一家学院的奖学金，今年毕业后，会到八打灵念电脑设计。教育绝对可以改变一个人的际遇。我相信再过几年就可以看见这个谦卑的学生更优越的表现。

世界上穷人实在不少，虽然搞政治的人常常说社会在进步中。文凤的状况，忽然让我想起槟城著名的风景画家汉说过的故事，有一年汉到浙江一带写生。他的目的地本来是西塘村。但是，车子在离开西塘村还有几小时的旅程，汉就叫车子停下来，因为风景太美了。

就这样，汉画了几个小时后，终于因为饥肠辘辘，回到了人间。这时候，他才发觉，自己原来是在一个没有饭店的郊外。幸好，他那画画的锐利眼睛，让他发现一处破落的农家。

农家老太太当然很开心，答应给他烧饭、煮菜。汉以为一顿饭，不过是半小时的准备工夫。哪里知道，过了好长一段时



间，老太太还是没有来招呼他，他放下了画具，到厨房探望，原来菜都上桌了。那，为什么老太太还不开饭呢？

老太太轻轻对他说：“都是青菜，不好意思。”她老人家示意，叫汉坐下，一脸抱歉说：“再等个五分钟吧。每天它都很准时的呀。”

真的。五分钟后，汉听见了下蛋后，母鸡快乐的咯咯声。老太太忙舀了一杓黑油油的咸菜，把热蛋煮成一锅蛋花汤送给汉，滋味怎么样？“比母鸡还要快乐。”汉说，声音有点沙哑。

2001年11月27日



迷人的巴刹

年纪小的时候，常常跟在妈妈背后逛星期天的马来巴刹。地摊上摆卖的土制巴冷刀，至今还是每一个马来市集惯见的风景。我在四十年前，看见刀枪，就有购买的冲动，到了今天依然砰然，不过有点奇怪的是，还是没有买过一支。倒是地摊上琳琅满目的土产食物，多少尝过一些。其中念念不忘的是儿时吃过的 gadoh-gadoh（？）。那是煮熟的番薯叶、豆芽、香蕉花、芒果嫩芽、波罗蜜等等菜叶混杂，淋上花生辣椒浆料、包扎在香蕉叶内的点心。这道食物，我在哥打巴鲁、亚罗士打、京那巴鲁都有试过，略有不同，究竟还是四十年前的味道好。

我在马来巴刹也喜欢买香蕉叶包裹的 tapai。其实制作简单，只要在米饭间搅拌酵母，发酵三几天就可以。时间拿捏得准，在发酵为酒前，它是适合回教徒享用的食物。过了期限，就要另当别论了。十六年前，我在农业大学的食堂吃过，因为甜，印象很好。去年在诗巫的巴刹吃到木薯制作的，味道也很好。那山地人矮小黝黑的样貌倒是忘了。

在巴刹内，当然最常看见的是各种各类当地的水果。我有一年在瓜拉雪兰莪半路买过闻名已久的面包果。因为已经熟透，就剖开当水果吃，肉细嫩，味道鲜美。朋友后来将它炸片，比番薯还好。不禁想起陈慧桦十多年前在夏威夷大学执教，写过一篇文章提到不知夏大校园内面包果的滋味。真想马上写信告诉他，颇好吃呀。不过，我家老大认为真正好吃的不是面包果。她去京那巴鲁游玩，曾经带回几粒种子，坚持一定要我种在院子。“这是非常好吃的 talap 果呀。”到底是什么样，至今还是谜。可惜当时老大只有一个果实，而且已经吃进肚子。



京那巴鲁的巴刹内，有个意外的发现。那就是土著老翁摆卖的虫蛆，一只有二公分长，老人家说是硕莪虫，还在蠕动呢。“怎么吃法？”我好奇地问。老人家很稀松地说：“不就是这样吗？”说完，他抓起一只，张开黝黑的口腔，丢了进去。

敬佩赞叹后，我们离开了勇敢的吃虫老翁。不远处，看见蹲在地上的一位老妪跟前，有一堆山胡姬，便趋前问价。我们拿起其中一支淡黄色的碎花胡姬，和她比手划脚，终于从五零吉减到三零吉，很开心地离开。却听见老妇人大声地叫：“你们还没有把花带走呀！”转回头，她已经将地上所有的切支包扎妥当，交到我们错愕的手中。至今想起，还惭愧无地自容。



2001年12月11日



需要童话

圣诞节接近时，不免想起可爱的圣诞老人，我不是教徒，但是很喜欢看穿着一身红、胖嘟嘟的圣诞老人，挂一个大背包，摇着冰淇淋铃铛，从超级市场大门口走进来的热闹。世界上这么多老人，似乎只有这个老人最可爱，最不会让小孩害怕。

我的两个女儿小的时候，虽然胆子小，但是看见圣诞老人出现就会伸手向他拿糖果，和他老人家握手，还抚摸他的假胡子。这种一年才出现一次的红人，小孩子也不会害怕，真是奇怪。可见得我们平时的教育影响是多么深远。圣诞老人的慈祥很早很早就塑造成功。

圣诞老人从哪里来的呢？我的女儿们问。当然是很远很远、很冷很冷的地方。他老人家会在你睡觉时悄悄道来，而且会静悄悄地把一份礼物放进你床头的袜子。因为这样的说法，我的女儿在圣诞节来临前，就会很兴奋地制作她们的大袜子。每一年圣诞节的早上，她们都很开心，因为圣诞老人真的过来了，而且给了她们早些时候向圣诞老人祈祷的礼物。

时间就这样在不知不觉间飞逝。圣诞老人每一年都来，孩子每一天都在长大。有一年圣诞节又到了，我牵着她们的手，又一次挤在人丛间，等候圣诞老人。唉，那天不知道为什么，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圣诞老人竟然是一位印度大兄。我的女儿大惑不解，马上询问我：“为什么这个圣诞老人不一样的呢？”

就在那一年，我的女儿开始怀疑圣诞老人是不存在的。那一年的圣诞晚上，我和太太照往年的惯例，悄悄打开她们的房门，想要像往年那样给她们一个惊喜。可是，让我们吓了一跳的反而是她们。黑暗中，她们坐在床头，很伤心地问：“圣诞

老人是假的，是吗？”

我们也都很茫然，孩子们的童年这么快就过去了。但是，时间就是这样滚动的呀。人总是要长大的。童年虽然无邪、无虑，长大其实也是很好的事呀。童年，就让它搁在那边，不要去戳破它。幸福的人，童年长一点；比较早熟的，只好提早结束天真的童年，感受生活中的真伪。

谁不知道，童年许多童话都是假的呢！只有澳洲一位老师，傻傻地去揭发圣诞老人是不存在的。因为她的实话，她在上个月被送去再接受辅导。至于其他复活节、万圣节等等，澳洲教育局说得好，老师，你不要多事。你只要告诉孩子们，回去问他们的爹娘真假吧。



2001年12月25日

泉州的菜市场

七年前到惠安拜访亲戚，也顺道去泉州的菜市场逛，发现紫菜、香菇、海味各物，应有尽有，而且价格比我们的便宜太多了。我们家一向都有吃紫菜，却是一张一张的买。煮的时候是撕下半张，再撕成小片。看见人家架子上成捆紫菜的卖，真是叹为观止。

我们在鼓浪屿观光时，也看见同样的丰富海产。不禁想起槟城新街头的海味档子。新街一带的建筑物，一般上都和厦门、泉州相似，并不是没有原因的。连带卖的东西，原来也都是从这两地入口。难怪有一阵子，有些人会提防思想输出到我们的国家。

当时的泉州菜市场干净明亮。当天的售货员讲话也温文有礼，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在十七年前到过吉兰丹的大巴刹。看见当时整齐洁净的格局，同样有很大的感慨。尤其是看见经营生意的，都是盘腿而坐，讲话斯文客气的妇女，更加有所感触。可惜的是，我在八年前旧地重游，景象有了改观。卖货的大部分还是席地而坐手戴金手镯的妇人，阳光还是从黄色的玻璃顶投射下来。然而，地面却已经不复当年的洁净。不但如此，当时巴刹内还有股颇浓的腐酸味。也难怪随行的家里的女人频频置疑：“你肯定这里是以前的大巴刹吗？”

七年后的泉州菜市场又是什么样的面貌呢？有机会是很想回去看一看的。

在菜市场旁边，我们看中一个旅行箱，便跟卖货郎议论价钱。正在为五块钱人民币僵持不下，惠安的亲戚忽然出现。他抓起我们中意的旅行箱往地上一丢，三字经、四字经也随口而



出：“你卖不卖？不卖，我们就走。”卖货郎一怔，马上乖顺地说：“卖，卖。自己人嘛。”走在回家的路上，亲戚得意地说：“我刚才表演得怎么样？”

这时候，看见有两个人蹲在路旁买卖螃蟹。磅秤上面只有一只比拳头还小的螃蟹，静静地躺着，在西眺湾估计不过二零吉。卖的人不说话，买的人也和螃蟹一样，哑了一般。一阵子，买的说：“五两？”卖的点点头。买的经过一番思索，终于决定打开地面上一个麻布袋。我们都以为他要将螃蟹抓进布袋。其实不然。他反而是从布袋里头取出一把小吊秤，把螃蟹秤了起来。



五十步

奥萨马将纽约的世贸中心炸成废墟（真是他干的吗？），世人都很悲痛。受英文教育的法兰西每天都跟进CNN电视台的最新报道，比一般人更恨奥萨马(?)的无耻行为。美国大肆轰炸阿富汗，法兰西尤其双手赞成。法兰西最痛恨塔利班的专横霸道，强迫女人从头包到脚，男人又不可刮胡腮。

“宗教信仰的自由也没有，那还像话吗？又将巴比扬大佛炸掉！惟我独尊，塔利班是一定要灭亡的！”法兰西恨恨地说。“你等着瞧，不久后，奥萨马就要从山洞爬出来！”

“投降？”我调侃法兰西。

“何止投降！他还要跪下来叫多隆！”法兰西得意地说。

当北方联盟的军队占领喀布尔的消息传来，法兰西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了。他当然是第一个打电话告诉我这个消息的人。

“你一定要来！”法兰西很坚持。“一起喝两杯。”

法兰西展现的图片真是想像之外的丰富。“你看，阿富汗是一个多么美丽的国家。”法兰西说。他手上的图片是一张站在苍茫大地上、掀开了面巾、轮廓鲜明的阿富汗妇女。

“美丽的也许是阿富汗的人吧。”我说。

法兰西倒了一杯苦茶给我，没有回答我的话。“是六保茶吗？”我又调侃他。“你的龙井和水仙呢？”

“都倒掉了。”法兰西很严肃地说：“凡是有龙和仙的东西，和我的宗教都有冲突。”我没怀疑。法兰西早些时候供奉的传统神像都丢弃了。

我盯住他坐着的柚木大椅子。那是从泰国进口的龙椅。但是龙头已经被法兰西锯掉，矮了三寸。



“那，你和塔利班又有什么不同呢？”我看着法兰西，微笑问他。



类知识分子

不久前到新加坡，匆忙办完事，和老朋友吃了一条汕头来的乌鱼，已经花掉八个小时。那时候，但觉新加坡非常清洁有效率，街道两旁树荫浓密，掩隐着高矗的大厦，感觉现代之外，犹有人文气息。但是我的德士司机不太同意，他淡淡地说：“是吗？”

我感觉奇怪，问他：“你们的收入那么好，生活一切都有政府替你安排，又有什么要求呢？”

司机先生说：“太好也是不好的呀。”我听了不以为然，这是什么怪论？我不满地问司机先生：“那么，你要的是不太好的政府吗？”

司机先生很聪明，他并不要回答我的问题，只是淡淡地说：“你们可以畅所欲言。”啊，原来如此。那么，就让你离开新加坡吧。我说。司机先生摇摇头：“还能够去哪里？我们已经受保护到不能飞了。”

我说：“你们的确管理得很好。”

司机先生不置可否，说：“政府给公务员高薪水，大家专心工作，当然会把事情办得好。”过后，他又摇摇头说：“你们那里，不行。”

这家伙！我生气地问：“为什么？”

“你们的公务员人口太多，而且……”司机先生竟然卖关子，不说下去，我也不勉强他，继续赞美：“世界经济虽然坏，你们还是很强劲呀。”

意想不到，司机先生竟然满肚子怨气泄了出来！“你知道吗？我们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付税？那是在抽、在吸，不是舀，多可怕呀。”



我觉得他讲得很传神，佩服地说：“您的言论，真不像个司机耶。”

“像什么？”他好奇地问。

“知识分子呀。”我说。



勇敢的荷兰小孩

我不知道现代的小学课本中是不是还有这样的故事？有一天，我对一批四十岁以上的朋友谈到勇敢的荷兰小孩，大家都会心地笑起来。是的，我们都是小学的时候听过荷兰的小孩才长大的，老师曾经这么告诉过我们：

有一个荷兰的小孩，名字叫彼得，有一天他经过一座堤坝，忽然发现堤坝上有一个小洞，水正汨汨地流淌。彼得本来也没有在意。但是他后来又想：如果这样的小洞，我不去塞住它，让它不停地流的话，那么，洞口不是会变成一个大洞吗？水从大洞流泻出来，堤坝岂不是会崩塌吗？那么，整个村庄的生命不是危在旦夕吗？

彼得想到危险处，不禁感到很害怕。但是，他并没有丢下不管，反而伸出勇敢的小手，用他那细小的手指把洞口塞住了。

勇敢的彼得就那样，站在堤坝下用他的小手指，将洞口塞了一天一夜。虽然他很疲倦，但是他并没有放弃。

当人们发现彼得的时候，他差不多就要倒下来了。幸亏人们在彼得崩溃之前找到了他。他们不但救了彼得，也刚好来得及抢救堤坝，救了全村人的性命。

大家都赞扬，彼得是个有责任感的、勇敢的小孩。老师作出结论，同时提醒我们将来长大了，一定要学习彼得的见义勇为的精神。

有一天，大概是十五年前吧，我家来了一位荷兰的华裔年轻作家徐。我们几位写文章的朋友款待了他，也同时向他们的彼得致以崇高的敬意。“荷兰人出了一个彼得，了不起呀！”我们异口同声说。



“你们不是开玩笑吧？”徐愣在那儿。“我可没有听说过这样一个伟大的故事呀。”事情经过十五年了，我还记得徐那
一口漂亮的卷舌音。

当时我们都傻了。

徐也许要安抚我们的失落，他说：“年纪轻轻就听这样的
故事，那你们的日子岂不是过得很沉重了？”

2002年1月8日



槟城的骄傲

隔一阵子总要回去槟城，发觉槟城渐渐地有了两极化的发展。虽然新关仔角建了不少豪华的公寓和酒店，光大一带还是那个老样子，低矮房宅还是那么陈旧接近腐朽。虽然大道都改成单行道，可以让车子不停地流转，造成没有塞车的假象，节奏比吉隆坡还是慢三拍。三轮车和摩托车依然是槟城街道上最令人害怕的交通工具。

我有好几位朋友在吉隆坡住久了，回来槟城就将开车的主权交给我。“看见摩托车像包丁宰牛那样游刃有余，心都冷了半截。”他们尤其害怕开车去头条路、二条路……八条路。因为那里的人口复杂，摩托车多、街道窄小，驾车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稍有小意外，围堵看热闹的闲人，会吓破你的胆。如果遇上林春美在《我的槟城情意结》写的“开片”场景，那你只有一个选择：吓死现场。

一座熟悉的城没有什么改变，对我们这样的游子倒是有很多的好处。不知不觉十年过去，我再到七条路的万山走一趟，档口虽然已不在老地方，却可以很快发现它不过是搬进一个不远的更完善的市集。而且，令人吃惊的是，槟城这样一个著名的国际城市，在七条路这样的地方，竟然还可以吃到两零吉的香辣炒粿条。其他诸如刀、锅、鱼虾菜等等日常用品，比吉隆坡又便宜不少。难怪有一些人一直在祈祷槟城不要变得太快。小岛上的人挤在一起，有时候太熟悉彼此，要变都很难呀。

但是，不变的也只有靠近码头这一带厦门式建筑物。浮罗地滑、加拉歪这一边，举头尽是商业大厦，繁华早就彻底改变昔日寂无人声的洋楼。典雅的洋楼给现代化的大厦取代，渐渐和一般城市没有两样，槟城的特色似乎在忙碌地消逝中。



能够挽留住的，也许是槟城多元化的小食吧。槟城的薄饼、福建面，槟城的咖哩面、辣刹，住在小岛上的人，哪一个不引以为骄傲呢。从南马上来的朋友说：“小学时候作文写槟城游记，如果忘记提到槟城令人垂涎的小食，是要扣分的呀。”

我为了让朋友印证槟城可口的小食，舍弃七条路的档口，带他到罗弄司拉马吃炒粿条。是时也，炉火红烘，但见人头蹿动，原来都是慕名而来的食客。掌炉的老板眯起眼睛，忙碌地翻动煎铲，很淡定地回答：“还有四十多包要打包，你能够等吗？”朋友愕然向我望，老板已经替我们找到答案，淡淡地说：“没关系，到隔壁那一档吧，也是一样好吃，而且便宜。”



2002年1月15日

咸菜鱼缸

咸菜鱼缸是装我们潮州咸菜的咸菜缸。四十多年前物资贫乏的年代，家里有个咸菜缸真是好用极了。我依稀记得父亲用脚车载回咸菜缸的黄昏，他蹲在水井旁为它洗刷时眯起眼睛的神情。当时我大概六、七岁，父亲还抽烟。香烟咬在齿缝间，冉冉的烟熏他的眼，半截烟蒂似掉未掉。

咸菜缸的第一个角色是米缸。为此，父亲还用木板钉一个盖，把米缸盖好。新年脚步近，父亲就写个“满”字贴在缸上面。其实，我们家人丁单薄，才五个人，米缸哪可能常满呢？

过了几年，咸菜缸已经不是米缸。它变成了水缸，而且一变就是四十多年，与水为伍。我家在橡胶林间，用的是井水。但是我们家的井没有开在漂亮的井眼上，汩出来的水并不洁净。老天下多几场雨，水井溢满了水，有时伸手就可以舀起来，但是白浊有异味。每到年底，天气干旱，井水下降到井底，水泽虽然清洁，怪味更难忍受。这样的水，当然需要过滤。之前我们家都用一个比较小的瓮盛滤过的水。也许人口多了一、二，小孩也逐渐长大，耗水量多起来，咸菜缸很自然就成为我们的后备食用水库。

读小学时候最喜欢抱住咸菜缸对它呼叫，听它的回音。大热天，咸菜缸身凉，抱住天井下的它看自己反映在水面上的脸孔随缸身震动而变形，也可以消磨一个下午。这时候会想，能够在水中养几只鱼，岂不是更好吗？但是，这个念头从来不敢提，因为咸菜缸的水是洁净的食水。我们的白鱼和生鱼都是养在椭圆形的大冲凉缸。

咸菜缸变成鱼缸，已经是父亲去世以后的事了。那时，咸菜缸已经搬了三次家，由树林的边缘到树林的正中间，再到居



林的教师宿舍，我的孩子都有两个了。国家进步，我不再需要自水井汲水，咸菜缸失去后备水库的身分。我买了四只红艳艳的金鱼放进咸菜缸，满足二十年前读小学时的愿望。每天下课，我会花一点时间蹲下来看悠游的鱼穿梭在水草间，也想像他们传宗接代，满缸的红金鱼。

咸菜缸后来跟我们一起搬家，到了大山脚，我也在缸里面养过金鱼，没有成功。来到西眺湾，我又在缸里养鱼，这次是几只不知名的小鱼。每天黄昏，我拍拍鱼缸，看鱼在浮萍下快乐地追逐。过一阵子，小鱼死了，捞起来又换一群。有一个午后，我到水族中心买鱼苗，刚好碰上我的学生提了一个塑料袋出来，原来是名贵的花罗汉。我微笑不语。回家后，我将头附在缸边缘，水面上有一个倒影，是我的脸孔。突然想起，咸菜缸也有四十多年的历史，再过一代，它也是一件古董了。



2002年1月22日

迷乱大山脚

虽然很久没有回去大山脚，还是常常想念大山脚的文友。这个曾经是马华现代文学的重镇，如今是怎么样的面貌了呢？有一个早上醒来，屈指一算，宋子衡和菊凡两人今年不是六十三岁了吗？再过七年，就是七十岁的古稀老翁了，时光如此飞逝，好可怕呀。大山脚的文友中，一共有四只兔子：宋子衡、菊凡、叶蕾和我。十三年前，在我们还没有离开大山脚时，宋子衡已经升级作阿公，叶雷刚升级当阿嬷，菊凡呢？想当然也是和镇上其他文学宿将一样，进入骑摩托载孙兜风的阶段了。

我在大山脚前后只住了六年，但是却一直把它当作第二个故乡。有一些初临大山脚的朋友说：“我只记得街上那条路很窄，摩托车又钻来钻去，很落后的样子。”真是和尚面前骂秃颅。

外面的人都不知道，其实大山脚迷人的魅力就是它的脏和乱。离开大山脚十三年，现在回头看，如果拿掉这些，大山脚就不太像大山脚了。这里的运输业非常发达，火车站就在市中心，罗里更是不计其数，贯串南北、东西马，甚至延伸入泰国。这样庞大数量的交通工具当然给狭窄的道路增加压力，交通阻塞在所难免。不过，那阻塞可是流动性的，有生命力的，你只要站在马结律（Market Road），感受人潮和车流不断在身边滑走，就会明白一座城市的生命是如何被催生、成长，使它永远年轻有活力。

但是有些人则认为大山脚是一个太典型的华人市镇。脏乱之外，又迷信又爱搞山头。大山脚的神特别多，而且一个神总有两个庙，如德教会有两座，会阁都很辉煌。九皇大帝有两处，而且都办得很红火。大伯公庙前的石埕，盂兰盛会时，香



火迷漫一条街。圣母安娜诞辰，整条来往居林和大山脚的公路都必须为她封锁。整座城，年头到年尾都是神明的庆典，这不是太迷信吗？但是，他们忘记了大山脚著名的学校如日新中小学及圣安娜修道院，都是由有关庙宇和教会的理事会所筹建支持。

尽管如此，山脚外的人还是常常误读大山脚和来自大山脚的人。州议员祖芬那德医生在大山脚大路中央被枪杀时，我的朋友说：“看来我们还是对你好一点比较安全。”不久前，又有一宗买枪杀人的事件发生在大山脚。有一个人正好要去大山脚，他看见了这样的新闻，忧心忡忡地问我：“你说你是那个地方来的人，请你告诉我，需要先买保险吗？”

我冷冷地对他说，“买保险还不够保险。你顺便在那里买枝枪好了。”



2002年2月5日

理发室的午后

午后的理发室，音乐在轻缓地播送。虽然听不明白，总是一男一女对唱，那种小时候跟在Arumugam全家后面钻入电影院看足三小时的兴都斯坦电影插曲。有时候抱住香蕉树，有时候是椰树，男的右摆，女的就左摆，一脸幸福映照着湖光山色。

啊，时光。

四十年后再踏入 Tamby 的理发室，一切还是那么熟悉。虽然冷气机习习的凉风取代了午后会带来睡意的风扇，理发室内特异的味道，还是那样令人着迷。理发的师傅把扶手上面的木板拿开，再将坐垫翻了过来，原来刚刚有个小孩来光顾过了。他用洁白的毛巾在座位上拍打数下，比了一手势，请我上座。四十年了，Tamby 早就回去印度还是升天了？眼前这个 Tamby，他的两鬓与头发已经泛白，他会是谁呢？

他张开白色的围巾啪啪啪打了三下，系紧我的颈项。又用一面祝君早安的毛巾把白围巾的结紧密地围起来。一切都是白色，就是上面有很多短发，稍早时候顾客留下的痕迹，轻轻地点在颈项和手臂上，微微发痒。我强忍着，将眼光集中在理发椅子上面，发觉踏板上“Heng Lee Penang”取代了当年的“星洲大坡二马路”。

每一天早上，走过 Tamby 的屋子，就会看见他蹲在屋旁的水井用白灰擦牙。他的下身永远有一件沙礼围住，远远望去，始终是白色，和他黝黑的上半身成为强烈的对照。看见我们，他会对我们咧开嘴笑，一口的白灰。他是很和蔼的，只是因为不懂国语说不出来。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坐上他的理发椅子，他很亲切地问：“Potong rumput？”我大笑：“Rambut 不是 rumput。”Tamby 说：“你的头发，草呀。”每两年，他



就带一笔钱回印度，家里的长辈说。有点羡慕，尤其是爸爸。现在回想，那时候大跃进刚结束，阿爸也许想起汕尾乡下吃尽苦头的姑姑。

“怎么处理？” Tamby 从镜子里看着我。

“还能够怎样？”我说。“由你决定吧。只有这么一小撮。”奇怪为什么会有点哀伤。是坐上这一张不是当年的椅子吗？

Tamby 用梳子轻柔地撩起几缕半白的头发，像碗底捞起冬粉，很认真地说：“即使是三根，都还是头发，胡乱处理不是很可惜吗？”最没有头发的人最爱惜他的头发。只有 Tamby 最能了解，头发相等于一个人的尊严。

我感激地对 Tamby 说：“你的国语比 Tamby 好多了。”

2002 年 2 月 19 日



寻路人

某个星期请观发、展雄和永康到学校一天作了三场骚。之前，我问过一些成绩相当优秀的学生，竟然有很多人没有收听电台节目（他们究竟在忙什么？）！当然也就不知道 98.8 电台 DJ 李观发和纪展雄。在这样的状况下，本来以为会“玩残”他们三人，但是看起来我的学生似乎蛮喜欢他们的演出，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可见得他们三人功力深厚，能够引发学生的回应。

事实上，观发和展雄所出版的几套唐诗宋词，都颇适合当作华文教材。后来我们到餐馆用餐，老板娘认清庐山真面目，也频频请教，原来她的六岁女儿就是从观发他们那套书开始学唐诗。他们把唐诗和宋词的唱腔改头换面但是有时代感，而且做得相当认真，可以看出是非常有心的人。即便如此，他们三人前后也已经跑了二百多场的演出，天可怜见！但愿他们岁岁平安，场场如意，早日找到位置（注：三人当天的讲座题目是“寻找位置”）。

无独有偶，观发他们刚走，茶还没有凉，就收到大将出版社社长“傅承得文学／教育巡回演讲”的邀请函。傅子承得，自从离开杏坛，转身投入文学出版，近年来事业蒸蒸日上，蜚声国际文坛。他博览群书，又能够消化为己用；文笔洗练、铿锵有力，常有异于一般的论点，始终是我心仪和最期许的作家。如此灿烂的星星，也得巡回全国，唉。傅子主持节目，一向幽默生动，能够带动全场气氛。他的文学／教育讲座，肯定可以拉近作家和读者的距离，让年轻的读者有机会和名人面对对话。如果是带着这样欢乐的心情出发，那该是多么值得高兴的事。反之，倘若是因为促销而挥鞭上路，那是很亏待好作



家的呀！

巡视今年市场上的华文辅导作业，发觉其中有一家出版社随作业簿还另外赠送辅助读物，都是本地年轻作家如邓丽思、潘碧华、黎紫书、林韵璇等人的精选短文，每本约有六篇，已经出版五本小册子。出版人许育华很有意思，他这样的做法，多少可以让中学生接触本地华文作家的作品。有了认识，也许就可以勾起他们的兴趣，从而推广文学的因缘。这是一个很好的概念。不过，如果出版社能够进一步成为文学书籍的代理人，那会是更大的功德。

其实，出版一本书，在我们的国土上，并不是很艰难的事。我们的出版条令并不严格，而且出版的机会也常见诸报章。作者在书籍出版后，短暂地爽了一阵子，接踵而来便是无名的忧患：如何将囤积在家的上千本书推出去。想来想去，唯有观发、展雄和承得走的那条路。但是，多少作家有他们的丰采呢？我一向不带人到我家闲聊，因为害怕访客踢到堆积如山的大作，栽一个跟斗。

2002年2月26日

炉香

除夕前夕，整理香炉。天、地、亲，还有观世音菩萨，我家有四个香炉，都是不同阶段的岁月添置的。

我在二十五岁，当家里所有的长辈都离开人间，就开始捧着祖先的灵位从一个地方走到一个地方，离开故乡越来越远。第一次安置好祖先的灵位，是在祖母去世以后。牌位上祖先的灵位是我用毛笔字题写，歪曲难看，比起我那先祖母三个月去世的父亲的字体，真是差得太远了。我写好以后，惆怅不已。在极短的日子里，最疼我的至亲都相继病逝，从此天地间，只我是一家的长辈了。面对祖先的灵位，尽管悲伤，二十六年的日子不知不觉间也流失了。

当我有能力购买房子，即在客厅安置观音菩萨的宝相。其实，我对佛教并没有认识，不知为何，当机缘具足，就很自然想要供奉观音。我家只有两个女儿，也许存有私心，希望观音菩萨保佑，她们往后的日子都平安、健康，好读书吧。在我们家，没有比读书更重要的事了。

当然，身为传统的华人，我并没有忘记感激天地对我的厚爱。我家既有天官，也有土地公。我每一天早上一个香炉插一支香，二十多年如一日。每一个清晨，我对家神祈求，保我家人平安顺利，佑我校务蒸蒸日上。十三年前，机会轻轻敲响我的门扉，要我决定要不要离开大山脚。谁又能够在纷乱的人世清楚看见未来？我将一切不能肯定的抉择，都一股脑儿不负责任地交给了家里的神明。读书人都会笑荒唐，礼佛的人也肯定不以为然。尽管如此，当我工作上有烦心的事，站在菩萨面前，看见菩萨的微笑渐渐浮现，心情就会沉稳下来。

当年十五岁，看见祖母求神拜佛，我会取笑她，你如此迷



信，如果我们不努力，神也无可奈何呀！我家祖母会瞪眼叱责，人力有限，法力无边。当我跨越四十二岁母亲去世的年纪，马上携带一家六口回去寻找已经隔绝四十多年的祖母的草堂。出门之前，我燃香向老天祈祷，一路顺风，心想事成。这事我在〈寻找祖母当年的草堂〉写得很详细，我竟然不费吹灰之力，顺利地找到祖母当年的草堂。

每一个早上一支香，转递间，也将香炉挤满了。一把一把触目惊心，暗红的香枝都是溜走的岁月。怨年来得慢，又担心年走得快，我在五十一岁间徘徊。

2002年3月5日



听姑虎鸟叫

听姑虎鸟叫，在天际，那么悲凄。一声比一声高亢，心好像给撕开两边。为什么在这个时刻啼叫呢？鸟的悲伤竟然和人没有分别，无时无刻都存在吗？抬头寻觅，在树的最高处，果然看见黑溜溜的一只姑虎鸟，兀自在风中摆荡。

我静静地听，它叫了十多声后，就不再啼叫了。它不唱了吗？

不是。它只是在探索，在哪一个角落可以看见姑姑。还有老虎。母亲说。有一个清晨，忽然有一只鸟在门外啼叫，越叫越大声。母亲说，你听你听，它在叫谁呢？我茫然地望住母亲。母亲在她短暂的人生中，一共告诉我两个关于鸟的故事。其中一只是八哥，很不幸已经死了。下一篇再写它吧。另外一只则长命百岁，永远不会死。它就是今天的姑虎。

有一对姑嫂，女红做得很好。有一年的冬天，正在刺绣的小姑忽然抬头对她的大嫂说：“我们与其在这里刺绣梅花，倒不如去梅花林里看个仔细，再回来刺绣不是更传神吗？”母亲说，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大嫂和小姑终于来到梅花林。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清白的梅花，她们看得多么开心呀。姑嫂两人就开始比赛寻觅哪一朵花最美最大朵。但是，灾难是会在不知不觉间悄悄降临的，母亲说，刹那间，有一只吊睛老虎忽然扑了上来，将小姑一口衔走了！

啊！

你知道吗？母亲说，小姑不见了，作嫂嫂的是不敢回家的呀！她要如何向家里的婆婆交待呢？嫂嫂一边哭一边呼唤，但是，她要怎么找回来她的小姑呢？老虎跑得比人还要快呀。嫂嫂越想越着急，越着急，跑得越快。她跑呀跑，跑呀跑，忽然



间，她可以飞起来了。她变成一只鸟了。她可以从天空向地面搜寻了（大概像美国战斗机寻找奥萨玛的“马仔”吧）。她的呼唤渐渐地就变成了啼叫声：“姑虎！姑虎！”

当然，我的母亲是用潮州话讲故事，也一定要用潮州话念姑虎，才能模拟鸟的啼叫。这是一则潮州传奇吗？也许。我没有探查过。也许也是妈妈作媳妇的感慨吧。我问妈妈，姑虎是潮州鸟吗？妈妈瞪了我一眼，哪里有潮州鸟和福建鸟呢？那么，为什么不能改成“够了，够了”呢，我用福建话说。

“够了”你的头！妈妈说。都已经够了，还说什么故事呢。



2002年3月19日

八哥鸟之死

在书籍贫瘠的年代，我的母亲常常会弥补那个缺憾，给我讲述不少故事。我不知道母亲的故事是来自长辈的口述相传，还是她从朋友间听来，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母亲是一个很爱讲故事的人。在她那个年代，许多妇女都在家里扮演家庭主妇的角色，但是母亲却已经每一个早上提了包袱，将洗刷干净的衣服送给她的客户，又在烈日下撑一把黑伞带回另一包脏衣物。她从家里出去街上，又从街上回到家里，这么一来一去，之中当然有很多故事听。

有一天，母亲忽然问我：“你摸摸膝盖，为什么它们会贴在那里呢？”

我茫然地看着她，她得意地说：“你就是没有看书，才这么笨啦。我告诉你，那里本来是我们的两个小嘴巴呀。”母亲说，你再摸一摸小腿，它像不像我们的肚子？我听她的话，真的，我们的小腿就好像个肚臍呀。母亲看我恍然大悟的神色，更加得意：“本来我们的身上是有三个嘴巴的，但是我们只有一双手，一双脚，尽管我们拼命地工作，要如何满足三张嘴巴和三个肚子呀？老天看看我们人类这么可怜，整天只为了吃饭而忙碌，最后就决定将两个小嘴巴封掉了。”

这个故事我一直放在心上。我们今天为了一个嘴巴一个肚子，也还是忙得不得了。为什么老天当时不把大嘴巴封掉，只留下小嘴巴呢？

有一个上午，我们的老师正在讲解电流的危险性。他忽然问全班同学：“有一只鸟因为站在电线杆上，被电殛死了。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巧得很，我们家门口的电灯柱下，在两天前正好也有一只

老师颇为满意，他点点头，“为什么站在两条电线上就会死呢？”

我很得意地回答：“只要是站在一条公的电线和另外一条母的电线上面就会死的。”

全班忽然肃静下来。一会儿，我的老师因为忍不住，终于笑了出来。当然，其他不会回答的同学也跟着大笑一场。老师问：“谁告诉你的？”

“当然是我妈妈啦。”我说。“我妈妈说错了吗？”



2002年3月12日



师父功力深

师父住在靠海的那一条大道边。什么时候认识师父已经忘记，不过那以后常常去找师父倒是真的。有时候是家里的女人要找师父纠正跑位的筋络，有时候是陪伴因为我们的夸赞，远道而来的好朋友。每一次去找师父，都可以印证师父的功力高深，也同时肯定有一些学问还不是科学能够解析的。

师父五短身材，喜欢赤裸上身，只着一件短裤。六十开外的人看起来只有五十岁。如果坐在屋外的波罗蜜树下，一定没有人猜得出他是身怀绝技的好汉。这么写，好像是只有武侠小说才有的江湖异士。事实上，说师父是异人，离开对的并没有太远。

师父虽有绝技，却不是喜怒无常。我自从认识师父，常常带扭伤脚踝的学生去找师父，他都治理得很高兴，而且“学生不收钱”。我因此常常向参加田径和球类比赛的学生推荐师父的道行。如果是扭伤，可以和医院擦身而过，直接到师父家求救。那时候，师父就会说：“来来，坐在这张条凳上。”你对不能走路的脚指了指，说：“真辛苦呀。”师父托住你的脚，接下来会问：“是这里吗？”你点点头，才点到第三个头，只觉一阵剧痛，正要呻吟，耳边忽然传来师父的声音：“好了，下来走走看，不痛了。”

真的，只在刹那间，你会觉得真的不痛了。

认识师父以后，有一次上山，忽然在山顶见到师父。他竟然还记得我，对我说：“胸口还痛吗？”马上在我胸部印了两下，痛到弯腰。他又叫我找个地方坐下来，闭上眼睛，替我打开任、督穴道。我依他的说法，坐了一回，耳边听见不少窃窃私语，感觉像掌门人在向我输送几甲子的内力。照理，我今天



的功力应该已经浑厚，其实不然。资质钝笨，至今一事无成是不必怨人的。我的好朋友从都门驱车远道拜访，蒙受师父的开导，受用无穷，马上将父母都带来给师父打开穴道。

说师父是忠厚的好汉，绝对没有胡说八道。我们曾经带孩子的干妈给他治手臂。他探了探，马上摇头请她回去给医院骨科专家治疗。他虽然爱说笑话，但是从来不耸人听闻，这是和一般江湖术士迥然而异的地方。而且，他从来不批评同道，强扮一代宗师。这是多么可爱的好汉呀。我因此很乐意地对我的学生说：“如果扭伤的话，我带你去看师父。”

2002年3月26日



面试

先修班的学生毕业后，通常都会回来探问是不是有临教的工作。尽管世界有很大的变化，教书的工作恒久以来都是缺乏人力的。这不禁使我想起三十年前去应征临教的事。

我在1970年念完中六以后，天天翻开报章寻找工作的机会。但是，那时候会有什么工作呢？大概是当临教吧。我每天都去咖啡店借阅《星报》，终于让我发现一个好消息，是华玲镇以北一个小镇的华小要聘请老师。我当时非常高兴，写了信寄出不久，果然有了回音。

面试那一天的大清早，父亲吩咐Ayapan用小罗里载了我们父子两人，风驰电疾走了将近两个小时，抵达目的地。原来那间华小就坐落在一座小山丘上面，四周青山环绕，非常幽静。远远望去，好像还另有锡矿湖泊。我是在乡下长大的孩子，看到如此美丽的山光水色，不禁心旷神怡，很想留下来。

当时还在假期间，校园寂寥。我打量一下，似乎只有八、九间教室。有一个中年人正在扫理食堂。他的身材壮硕，一件背心的下半截卷在腆起的肚臍上。我向他探问校长在哪里？我是来面试的。他指向铁丝网格的办公室说：“你稍等吧。”

我跟随指示，在办公室坐了一会儿，忽然来了一辆车子，下来一个清瘦的中年，大步走向校长室。校长终于出现了，我很高兴。果然，不一会儿，清瘦的中年从房内打开校长室大门，很客气地邀请我进入。我进到室内，才赫然发现，早先在打扫只穿背心的中年也在里边，而且他才是真正的校长！清瘦的则是校董。后来见识广了，明白在华小，校长兼校工，教书又敲钟是很心酸的存在事实。面试于焉开始，一切都很顺利。话锋一转，校长忽然问：“你会打篮球吗？”我摇摇头。又



问：“田径呢？”又摇头。校董叹了一口气：“你老家离这里好远呀。”

我当然没有取得那个临教的机会。当时，的确感到很惆怅，既恨自己平时不玩乐打球，又感觉怀才不遇。其实，在先修班毕业之前，我也曾经申请本地师范学院，面试我的其中一人就是当年鼎鼎大名的历史课本作家Joginder Singh，是亚罗士打哈密学院的校长。他当时穿一袭白色衣裤，非常严肃地审阅了我的中五文凭。一会儿，抬起头对我说：“很抱歉，我们不能录取你。”我很失望，嗫嚅着问：“为什么？”他忽然张开口笑，露出胡须后洁白的牙齿：“我们认为，即使给了你机会，你也不会去报到的。”他顿了顿，又说：“你的成绩，一定会进入大学的，good boy！”



2002年4月2日

姚拓第三个女儿

不知不觉，姚拓今年已经八十岁了。记得见到姚拓时，我才进入马大读书。三十年一晃，我竟然已经来到当年姚拓的年纪了！但是姚拓的心境永远还是那么年轻，他的形象还是那个样子，眯着眼，小心谨慎，看尽世道苍凉。

姚拓一直保持一颗开放的心，数十年来对年轻人采取宽容的态度，使他成为许多年轻人喜欢亲近的长辈。虽然他说的华语，有不少年轻人听不太懂，但是这没有关系，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靠的是感应。看眼神，就会知道在姚拓的面前，你即使轻狂，也是被他接受、疼爱的。

我在初识姚拓不久，就接到他的指示，给马来亚文化出版社写一篇关于慕达灌溉计划的课文。文章交给姚拓后，拿到一张上海汇丰银行的支票，志银一百零吉，高兴得不得了。当时杂饭一盘才七毛钱呀！我因此知道，姚拓是在不落痕迹地帮忙我，因此对他数十年来有无限的敬爱。

其实，我接受姚拓的好处，何止一篇稿费呢。在往后的日子，我每年都会到吉隆坡开会改数学考卷。抵达酒店，联络上姚拓，一家大小的晚餐和次日的午餐就交给姚拓招待。那时候，姚拓手上有《学报》、《少年乐园》和《蕉风》三个女儿，而且“大人餐厅”还没有转让，文坛上没有给姚拓款待过的作家，那可是屈指可数呢。和姚拓一起吃饭（更多时候是吃花卷）是很开心的记忆。当时，会见到不少慕名已久的文坛名士，他们说的七彩缤纷的文坛掌故常常叫我这样的乡下老鼠听得傻愣愣的，一边也庆幸没有在吉隆坡久居。

姚拓手上的三个女儿后来嫁了两个，《少年乐园》和《学报》。但是都在嫁出去以后，没有美满的姻缘。尤其是《学



报》，原来是《学生周报》的后半生，是姚拓倾入一生心血创办的杂志之一，几经易手后就划上句号，让他常常感叹：“如今只剩下一个女儿了，一定要给她找一个好婆家。”因为这个心愿，姚拓一直在撑着《蕉风》，由月刊改为双月刊，希望有一天可以找到好女婿。

《蕉风》于1955年创刊，四十多年来走过的道路，就是一部马华现代文学的发展史。它在几年前暂时停刊，当然，有心的人是不会就这样让它湮没的。4月13日，新生的《蕉风》将会在南方学院隆重面世。第三个女儿有了良好的归宿，真是姚拓八十岁生日最好的礼物呀！



2002年4月9日

恼人的猫

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说起他爸爸生前许多生活中的细节，既朴实又传神，读来非常有趣，真的是还原一代伟人的真实形象。

我在高中时非常迷鲁迅。有一次看见鲁迅手中抱着“是母亲和父亲避孕失败”，“意外降临于人世的”海婴坐在藤椅，旁边题“五十和一岁”的照片，竟然有莫名的兴奋。这张照片三十多年来一直深烙在印象中，我想时下一般年轻人对F4的狂热也不外如此吧。

为什么那么喜欢鲁迅呢？鲁迅的文字精简有力如匕首，大家公认。如果写文章的人好好读鲁迅，一定可以节省不少纸张，少砍伐几棵树。不过，吸引我的倒不是这些。我想，最大的原因是他和人家打笔战时的分析力和战斗精神。许多人都说，鲁迅是好勇斗狠的人，我一向不以为然。如果仔细读他的书法所反映出来的柔和，你就会很讶异，其实鲁迅刚柔兼具，是一个非常迷人的作家。

周海婴在《七十年》的回忆录中说，他小时候父亲的桌子上有两个鱼缸。一个是养着几条呆头呆脑的金鱼，他非常不喜欢。另外一个鱼缸，则养了十尾鲁迅好友内山完造特地赠送的斗鱼，非常惹人喜爱。金鱼和斗鱼，温柔强悍，根本就是鲁迅的个性写照。

我是背着鲁迅的著作进入大学读书的。很不幸的是，碰上远方的文革巅峰期，许多本地前进的文化人都跟进把鲁迅神化，鲁迅的地位忽然达到泰山之巅，仰之弥高，已经不是人了。当时我读到一则鲁迅的小故事。据说，鲁迅最讨厌的动物是蟑螂。如果让他看见蟑螂，他一定脱下鞋子追击，打死为



止。那时候是除四害的政治谎言时代，准不准，自己定夺吧。

其实，鲁迅在〈狗·猫·鼠〉自画招供，真正仇的还是猫。原因有二。第一，猫和别的猛兽不同，捕食雀鼠，总不肯一口咬死。第二，猫有一副媚态！不过，要说得可靠一点，还是因为它们交配时候的嗥叫，手续竟有这么繁重，闹得别人心烦。因此要用长竹竿去攻击它们。

三十年后，周海婴的《七十年》叙述鲁迅的日常生活，恢复他真实的一面。其中有一段非常生动，是写他父亲在夜晚写稿时被叫春的猫儿所骚扰，用铁皮罐投掷驱逐猫的画面。“听见‘当唧唧’跌落铁皮罐声，我就蹑足下楼，看到父亲站在窗口向外掷出一个物体，随即又是一阵‘当唧唧’，还相伴着野猫‘喵喵’的怒吼声。待父亲手边的五十支装铁皮香烟罐发射尽了，我下到天井寻找，捡到几只凹凸不平的炮弹，送还给父亲备用。”原来对付恼人的猫，五十多岁的鲁迅除了长竹竿，还另有炮弹呢。这是不是苦闷的象征呢，就不得而知了。

2002年4月16日



智慧

已经去世的学校守卫伯鲁玛说：“学校和寺庙这两个地方，是不可以冒犯的。”

为什么？

“它们都是让人睁开眼睛的地方呀。”

那时候夜凉如水，我本来是突袭检查他有没有勤于值守，不知不觉坐在石板凳上与他聊起天来。他举了不少的例子来证明读过书的人，眼睛张开了，就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他说，我们的一生，一定要经过两个地方，才能成为一个完善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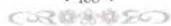
“那两个地方就是学校，和寺庙。”伯鲁玛缓缓地说。那时候原来他的肚子已经有个肿瘤在滋长。我不知道，他也不知道。我们都是还没有睁开眼睛的人。

学校使你认识字，知道外面的世界发生什么事，你就可以走得很远很远。瞎子哪里能够做得到呢？

我不同意他的话。我问他，你没有进过学校，一样能够从印度来这里，也算很远呀。我虽然读过书，却还是在这里兜圈子。伯鲁玛笑起来。他说，我是不得已从印度来，每晚就在顾一间学校，算是走得很远吗？你虽然只是在这里教一群学生，但是他们将来就能够走到很远的地方读书，做工呀。而且，你是心甘情愿，不要出去。

但是，认识字也是很危险的事呀。伯鲁玛说。他又举了很多例子，是识字的人干的好事。比如说，高官显要、白领阶层的贪污作弊，比不识字的小贼更加祸国殃民。

“所以，我们也需要寺庙。”伯鲁玛说。“寺庙也一样能够张开一个人的眼睛。”他在胸口摸了摸。“这里的眼睛。”



我还是不同意。杀人放火的大贼，难道没有进过寺庙吗？伯鲁玛不作正面的回答。他说，你看过杀人放火的大贼有好下场的吗？

伯鲁玛忽然问：“你进过寺庙吗？”他吊诡地笑起来，一张黑脸上白色的牙齿竟然有点森然。

2002年4月23日



好种子的猫

我在上星期引述鲁迅的文章，他因为受不了猫儿们午夜的骚闹，“用长竹去攻击它们”。这一下，他的宿敌梁实秋逮到了机会，写了一篇《猫的故事》，不知从何引来一个故事作弄他。梁实秋说：“一位和尚作过一首诗：‘猫叫春来猫叫春，听它愈叫愈精神；老僧亦有猫儿意，不敢人前叫一声。’这位师父富同情心，想来不至于抢大竹竿去赶猫。”

鲁迅写竹竿打猫的文章时是1926年，已经四十五岁。梁实秋讥笑鲁迅不敢人前叫一声，不过是因为比鲁迅年轻、有本钱。当梁实秋晚年娶妻韩菁清，或许比鲁迅更不能忍受在夜里听见猫在弄巷的欢叫吧。

其实，把午夜因为欢好而尖叫的猫赶走，岂关同情心呢。午夜如果遇上三只猫在庭院发威，可真是我们这种歌舞升平下长大的人最大的灾难。猫这种令人咬牙切齿的行径，是颇令人出乎意料之外的。因为它白天会蹭你的脚，纠缠你身边。到夜里竟然换了一个面貌登场，白日里的温柔全变成凄厉，真不容易接受极大的文化落差，更何况上了年纪，还有什么期盼呢，夜晚只图有个鼾声大作的睡眠而已。

猫的性格复杂。除了一年几个夜晚的恼人叫嚣外，毕竟是家里很好的帮手。尤其是在农业社会里，老鼠猖獗，更少不了猫的存在。古时候，有一个赵国人因为家里的器皿衣物常常被老鼠破坏，就到中山去借猫。那中山猫果然厉害，没三两下，就把老鼠杀光了。不过，这只猫胃口奇好，竟然将赵人的鸡也一样扑杀。这时候，赵人的儿子就不高兴啦，他没有鸡肉吃，就怂恿父亲将猫送回去。做父亲的马上对儿子教诲一顿：没有猫，我们就没有衣服穿，没有粮食吃，又饥又冻，不死都难！



没有鸡肉吃，我们也没有大问题呀！两代一场思想战争结束，当然是把猫留下——虽然必须容忍它额外截取一些肥肉。

夏丐尊在白马湖畔住下来不久，妹妹给他送来一只儿时乡下出名的好猫后，对他说：“猫也和人一样，有种子好不好的。”这句话说得很好。数十年后，邓小平又提了一次。说真的，好猫和烂猫，差别可大了。

颜元叔就没有夏丐尊幸运了。有一天，他发现厨房里有一只肥硕的老鼠，就将他从垃圾堆里捡回来养肥了的猫关进去，希望它能将老鼠消灭。过了一会儿，他打开门一看，只见肥猫已经呼呼酣睡在瓷砖的灶台。气得颜教授手起鞭落，把只猫打个半死，恨子不成才呀。



2002年4月30日

霹雳洞主

南北敦煌各逞奇，天开霹雳洞名驰。四围云气成苍狗，千仞山形类伏狮。墨彩辉生危壁上，钟声响彻远荒陲。灵岩隐读吾何幸，龙象耽经作伴随。

张英杰〈南岛敦煌：霹雳洞〉

在没有双峰塔和谷中城的年代，霹雳洞和国家动物园是两个热门的旅游景点。国家动物园耗资千万，靠的是人民纳税的钱。开辟霹雳洞的第一代主持张仙如居士只是一介书生。他把天然的石灰洞改成为富有人文气息的旅游景点，这样的壮举，在那个年代，就好像今年立志要拓展多媒体超级走廊、三十年后誓为先进国家那么伟大。

我们读小学时，一群山芭仔毕业旅行一定要先到霹雳洞拜拜佛陀，希望年底考试成绩优秀，有机会读中学。仰望洞里面五颜六色的壁画时，有一位老师说：“你们要仔细欣赏啊，这些画家都是世界有名的呀。”二十多年后才知道，原来我的老师真的有学问，他们确是名闻遐迩！难怪老师讲话，钟声忽然响亮地敲起来，余音袅袅，在洞里回荡。

张先如去世后，霹雳洞目前是由张英杰和韵山兄弟主持。他们两人都是在古山洞里修行的现代书生。韵山潜心水墨画，已经举办好多次画展。张英杰自小就学习诗词，是李冰人、易君左、刘太希的得意门生。上面引用他的诗，既写景，也是他的生活写照。他每天都坐在洞里的高台上，眯着眼，抽根烟，和到访的朋友喝茶聊天，也可以一览游客鱼贯进入山门朝拜。

风流倜傥的张英杰今年才五十开外，书法潇洒，自成一格。他才思敏捷，可以在几分钟内写下对仗工整的对联。他的



近体诗写得很有灵气，是我国近体诗苑的祭酒。我还记得他写邦咯岛〈碧浪金沙〉中的两句：“桨声响处歌声响，月影斜时树影斜，人比闲鸥同放旷，行吟转觉乐天涯。”

近日他为好友朱昌云的去世，写了一副挽联：“昌艺一生勤，文章经史穷千古。云山千里暗，岛国烟波咽海天。”多事之秋，好友走了，又失去师父竺摩法师。他给圆寂的师父撰写的挽联和昌云那副，都是非常好的作品：“竺国化身来，凭将三绝弘禅理。摩天飞锡去，顿使群生怵法门。”

他的新作〈岁暮感怀〉，正是我们这批渐行渐远渐无声的中年最大的感伤：“寂寂唯看夜半灯，怀人独上最高层。朗如秋月清如雪，暖以春风冷如冰。远望难为千里客，幽居恰比一山僧。年时绮梦多成幻，落寞徒教岁又增。”



2002年5月7日

满街都是美女

我的好朋友安德生说：“不知道为什么，最近看见的女人都很美丽。”我不禁笑他：“很简单，你老了。”

安德生说，其实他所谓的美女，并不是整体的。只是来到这个年龄，忽然开了窍，懂得欣赏女人局部的美。“有时候看见一个女人走过，虽然她没有花容月貌，总也会看到她出众的地方。比如发觉她原来有一双线条均匀的小腿。”安德生说。“这是以前不会发生的事呀。”

安德生的话让我想起十多年前，姚拓先生写过的一篇文章——〈啊！世界原来是如此美好〉。姚先生说：“在我十几二十岁的时候，凡我看到的女孩子，觉得没有一个够得上美女的标准；但过了五十岁以后，古人是‘满街都是圣人’，我的眼中却是‘满街都是美女’。如今快到七十，却又到了另一个境界，世界上万物简直没有美丑之分，美有美的可爱，丑也有丑的可爱。”

安德生其实也很为自己的转变而担忧。为什么会这样呢？他频频追问心态为何变动得如此厉害。我除了很残酷地提醒他“你老了”，也同时替他纾解忧愁。“能够在一般人只看到丑陋的时候，发现别人没有看到的美丽，这是你的造化呀。”我说。“一般人看女人，只注意样貌和曲线，你却能够看见她的耳垂很雅致。老兄，这是你的人生的提升呢。恭喜你！”

“是啊。当别人只看见性感的时候，我却能够看见她的感性。”安德生高兴地说。我问他，那么，当你看见别人的缺点的时候，是不是也惦念他的优点呢？

安德生有点愕然，想了想：“你讲的离对的也不远。我最近好像也比较能够原谅人家呀。”原来懂得欣赏女人和懂得原



谅别人是同步并进的。我又一次恭喜他，在人生的境界上，又有新的收获。安德生飘飘然，很是得意。我因此又提起姚先生的文章。

“根据我读过的文章，能够有这样胸襟的人，一般都要有五十岁以上。你几岁了？”安德生得意地说：“我才四十呢。”

我很吃惊地说：“那更要恭喜你！当你五十岁时，就能够进入美是可爱，丑也是可爱，美丑不分的七十岁境界。那时候，你就能够无欲无求啦。”

“那不是比死还可怕吗？”安德生伤心地说。



2002年5月14日

好种子的 Neo

我的好朋友在电话那头说：“我很伤心，Neon 已经死了。”

我也感到有点戚然。是的，杜伯曼情绪有时不稳定，并不是所有的杜伯曼都是好狗。但是Neo绝对是一只好杜伯曼。它是我十多年前送给朋友的。虽然已经十来岁，行动略显缓慢，反应还算很敏捷。而且朋友将它照顾得很好，毛色犹有光泽。威武自在，虽然是个迟暮英雄。

有些人不明白，为什么杜伯曼没有尾巴？这真是很奇异的狗呀。其实，杜伯曼哪里是天生没有尾巴呢！十五年前Neo出世后我才知道，原来杜伯曼的尾巴在诞生后的两星期内就必须拜托兽医剪掉，要不然拖着一条尾巴就不值钱了。手术过后，我手上握了一把毛茸茸的尾巴，不知如何处置。

“做成锁匙圈啦。”兽医轻描淡写地说。十五年前拿过我赠送的毛茸茸锁匙圈的朋友，请你们原谅吧。

Neo 辨人的能力非常准确，使它成为一只很可爱的狗。自从认识我是主人的朋友以后，它就常常依偎在我身边。我尤其喜欢看它欢迎我时，摆动屁股的那个傻样子。因为有了尾巴，它的摆动更有一种说不出的风情。我有时候会忘了Neo是一只雄犬。

“看起来，好像是你养的狗了。”朋友有点妒忌。狗要有人缘才有人疼，人要有狗缘就有狗亲近。也许是我曾经养过十多条狗，身上有某种熟悉的味道吧。我尤其喜欢Neo对我言听计从，从来不会违抗我的指示。比如说，它看见小猫跑过，会狂吠直追。我只要喝一声：diam！（当然是福建话）它就会双耳矗立，乖乖站在原地盯住那逃命的猫喷气。



这样可爱忠贞的一只狗，就这样度过了一生。“Neon死了，这张报生纸也没有用处了。”朋友哀伤地说。

我仔细再看一次养狗协会发出来的报生纸上一行红色的名字。Neo出世的时候门外狂风骤雨，雷电交加。西眺湾的朋友一向鼻音太重，常常将Neo读成Neon，真拿他没法。如今市况一片祥和，Neo代表的斗争时代已经过去，它趁早安息，也是选对了时间吧。

2002年5月21日



知知港的路

马大升学辅导小组前一阵子邀请朵拉到知知港演讲。我知道了，叫她马上答应下来。当然不是因为知知港的黄梨香甜。1960年代在北方乡下的夜空，常常听电台的点唱节目排遣寂寞。知知港是那时候在空中漂漾的名字。沿着海岸线寻找，一直没有看见过这样的三个字。

时间一晃，三十多年就过去了。

原来知知港就在芙蓉的东面、吉隆坡的南方。它和我国的福隆港一样，有港无实，“四面被群山环抱，中间下陷，形成盆状，村民集居在盆地里。”南下知知港之前，来自芙蓉的朋友说：“Titi Kong？很小的地方啊。没有酒店过夜的呀。”我们听从他的指示，穿过芙蓉，朝瓜拉庇劳的方向走。经过一段蜿蜒曲折的山路后，终于看见一个很大的新村，知知港。

知知港有一间相当大的群英小学，环境非常好，坐落在市中心的小山丘上，可以俯瞰整座村庄。我翻阅学校的纪念特刊，发觉有不少校友在海内外大学深造。其中有剑桥大学毕业的博士，也有著名的律师陈松生。

辅导小组的同学都是大一、大二的学生。他们一脸书卷气，但是掩不住对华人社会的深切关怀。假期才开始，他们就长途跋涉，换了几趟车，来山坳的小镇和中学生交流，希望激励他们努力奋发，将来做一个有知识、有贡献的人。

还没有来的时候，负责的同学林玉珠很担心找不到听众出席朵拉的亲子关系讲座。他们白天和年轻的学生打成一片，晚上又要辅导年轻学生的爸爸妈妈，用心良苦。其实那个晚上有数十个专心的听众，成绩已经不错。

和马大这一批同学一样，许多大学的华裔学生都趁假期来



临，组团到乡下做升学辅导的工作。我们这几年也常受邀出席同样性质的辅导生活营。当生活营的歌唱起来，就会不自觉地流泪叹惜。自强不息，力争上游，是我们的血液里共同的呼唤。什么时候，年轻的学生才会明白？

回家的路沿着新开辟的光贵——吉隆坡大道走，四十分钟就到达蕉赖。弯曲的山路是1838年开发的历史。但愿光贵大道是知知港的年轻人到都门求学的坦途。

2002年5月28日



养在玻璃缸的鳄鱼

董自成在主持“世界大不同”时，有时候取笑参与节目的外国人发音不全。他哪里知道，学习汉语，就象陶晶莹的广告口头禅：“很苦的呀。”我从小就念华小，一直到中学毕业后，还将渣滓读成cha zha。为什么？因为那是我初中时一位老师教的读音。

我在华文中小学念了十二年书，从来没有一个老师教过我们如何念bo、po、mo、fo。我的太太比我们这些乡下孩子幸运得多，在槟华女小三年级时，老师就开始教导注音符号。所以，我的女儿们后来读书，我也乐得清闲，因为“我的发音不准确”。不过，这样也苦了我。我在十多年前，滥竽充数，从数学转行教华语时就面对一个大问题：一口破碎的华语。不过，还没关系。我用一年时间，总算可以稍微掌握汉语拼音。如今，打文章也是用新全拼。但是，这又是一个大缺点，拼音习惯了，反而不想学更加快捷的五笔或者仓颉输入法。得失失，真是无可奈何。

人家三年级时就在背诵bo、po、mo、fo，我们在小学三年级时，到底在做什么呢？这，我倒是记忆犹新，因为那时候我们有一位很迷人的年轻男老师。老师姓彭，槟城人，大概有三十岁。他进来上课时最喜欢讲故事。而且，他的故事都稀奇古怪，充满悬疑。譬如说，他问我们：“你们知道Kulim是什么意思吗？”我们都异口同声回答：“居林！”（居林镇是我们当时的县镇。）“不对！”老师说。原来，Kulim是一种面包果树。面包果树？我们都张大了眼睛。彭老师说，真的。有一种果实长在树上，圆圆的。切开来，就是白白色的面包了。我们听了，都起哄，一定要老师带我们去看居林的面包果。

我的老师还说，有一本故事书里面曾经写过，有一艘搁浅的船上水手就是靠海岛上的面包果活下来的。（我的老师真的有学问呢。后来，我在中学时读到《The Mutiny On Bounty》这本书，果然有提到面包果的。至于这几年，面包果Sukun我倒是吃了不少。）老师看我们开心地闹个不停，就说：“好、好。下一次，带你们去我家。”我们又起哄：“老师家有面包果？”

但是，老师却好整以暇，慢吞吞地回答：“我有一只养在玻璃缸里头的鳄鱼，这样大。”老师张开两手，比了比。我们更加兴奋：“老师什么时候带我们去槟城？”老师回答：“下个假期啦。”

可惜，放假前老师就不见了。我们没有见到面包果，也没有看见老师养在璃缸的鳄鱼。当然，bo、po、mo、fo更没有学成，到今天。



2002年6月4日

从梦中寻找讯息

最近回去为我舅母送殡，见到已故姨妈的女儿二表姐。谈话间才知道，原来舅母长期卧病床上，已经有一段日子。我们因为隔得远，竟然一无所知。表姐感慨地说：“不久前做了一个梦，舅母和妈妈同时出现，印象非常鲜明。我就猜疑一定是有点不对劲了。”

大家虽然为舅母的去逝而难过，因为是寿终正寝，尚能控制悲伤的情绪。我听了表姐的梦，不禁取笑她：“原来你已经到了这样的年龄了吗？”

从梦中寻找讯息，好像是除了古代的君主和算命先生之外，老人家才有的特权。不知不觉间，我们都来到了这个年龄层了。我虽然和表姐开玩笑，想一想，时光就这样溜走了，都有点害怕。不过，她的梦的启示，倒也间接让我想起三十五年前已经去世的母亲。

大概是在我念小学五、六年级时，我的母亲有一个早上正在烫衣服，忽然对祖母说：“真奇怪，昨晚上做了一个梦。梦里头有一位个子高瘦的男人，一直要钻进我们家的大门。我拼命将门掩起来，他则一手按住门，一边对我说，我是这家人的亲戚，你为什么不让我进去！”

我的祖母就问：“他长得什么样子呢？”

母亲想了想，说：“他头上戴了一顶瓜皮小帽，一边手还提了一把二胡。”

我的祖母一边听母亲说梦，一边屈指计算，忽然动容起来：“今天正是三叔的忌辰啊！你梦中的人就是三叔呀。”

根据我的祖母告诉我们，我的老三叔一向不爱耕读，只好玩乐曲。他没有娶亲，在抗日战争时，就随抗战剧团到处演

出。不幸的是，有一次被日本人逮捕，折磨死在不知名的牢狱中。

“三叔要回来，你怎么可以拒绝他呢？”祖母对母亲说。那可是我第一次听说老三叔的名字。可惜事情经过将近四十年，而且家里的老人家都在二十多年前相继去世，我又将老三叔的名字忘了。但是，我可以很肯定地说，自从母亲的梦以后，在我年幼的岁月里，我们的祖宗灵位上才开始拜祭老三叔的。

据说，老人家除了喜欢解梦之外，也爱回忆过去。不过，我上面说的故事，只是一时间忽然想到的事件。绝对不是回忆。



2002 年 6 月 18 日

甘心受骗

即使是我的双亲也不知道，我小时候的志愿是当一个魔术师。

最近这一阵子，ntv7在播完华语新闻后，就上演世界魔术大师的演出，真是过瘾极了。真实的新闻才过去，魔幻的魔术就接踵而来，的确是人生的好写照。我的祖母却非常排斥魔术师，认为他们都是花言巧语，明目张胆欺骗人的家伙。我的祖母那一代常年居住乡下，是忠奸分明，黑白清楚的。当人们的生活逐渐城市化，那一条线要如何划得清晰呢？

其实，进场看魔术，我们通常都先有预设的立场，骗也不会被骗到那里。当魔术师将美女和箱子带出来，我们就可以猜想，待会儿一定是将美女装入箱子，将她锯成三段，然后又再接合还原。美女如果被关在透明的箱子，又被盖上一片黑布，然后徐徐给升上空中，那么，在一阵鼓声后，一定是美女幻化成为更有魅力的老虎或者黑豹。如果是最近从新山动物园逃脱的那一只，就功德无量了。

我有一次在云华宫看美籍华裔女魔术师表演，她竟然可以从空中一张又一张的取下数以百计的扑克牌，弄到台上都是垃圾，真是可怕。对于这一类能够隔空取物的魔术师，我是最为敬畏的。因为我们并不知道，这一刻，他取来的是白鸽，下一刻又会是什么。当然，如果是中国的魔术师，他或许会在黑布翻开时，变出一缸的金鱼。西方人好像没有这样的表演道具。他们最喜欢的是鸽子和兔子。

我还记得小时候有一次听大人说，槟城来了一个世界级的魔术师。他在表演时常常会问观众要他隔空拿些什么东西。我的舅父说，有一个观众说：乳罩！锣鼓声响，他果然拿了一件

黑色的乳罩在手上，摆呀摆。那个观众不服，又叫：底裤！糟糕，锣鼓声歇下，魔术师手上真的拿了一件红色的底裤。大家都笑起来。魔术师问：这是你的吗？那顽皮的观众摸了摸，逃之夭夭。

第二个晚上，父亲果然带了我和他的一班朋友到槟城的体育馆瞻仰世界魔术大师的超凡技艺。我已经不太记得当晚魔术师是否有隔空拿下观众的亵衣，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并没有成功拿到我们的，因为我们在出发之前，已经将底裤紧紧地用麻绳绑死。

唯一让我们感到意外的是，当爸爸敲门叫醒妈妈时，他往背后的裤袋一摸，赫然发现扣住的钮扣脱落了，他的身份证和钱包已经给人扒走了。



2002年6月11日

何处惹尘埃

到今天，我们还是不明白为什么首相会在巫统大会的闭幕礼上语带泪水宣布辞去所有的政党职位。6月22日下午5时58分，我们在荧光幕上看见全场群情激动，眼泪夺眶而出的党员不计其数。看来，党员们是100%支持首相的，虽然首相常常批判他们。这一点，首相是应该感到安慰的。

《新海峡时报》次日有一篇专栏文章说，首相在过去二十一年领导党国，做过不少准确的决定，只有这一次，他做错了：因为巫统大厦独立厅内的全体党员不让他辞职。真是最好的褒辞。

首相呈辞不成，最后只好答应继续做下去。但是，他老人家会做得开心吗？

在大会召开之前，首相接受《马来前锋报》的访问，对一部分不求上进的马来人有非常严厉的批评。他也非常不满不少马来商家的做生意态度。在开大会时，他说，也许是时候另找高明了。因为他这二十一年来不能成功改变马来人的人生态度而感到失责，因此希望大家另外找人来替代他。

马来人很幸运，因为有一个敢于说真话、敢于批判他们的领袖。首相恨子不成才的心理，看不出来的人是连白痴都不如了。首相是医生，也是一个老谋深算的政治家，他宣布辞职的事或许也是一帖治理民族弊病的药方。

这些都是猜想而已。还是没有人知道首相为什么要辞职。

首相辞职后的星期一，有一个中一的学生敲门进来我的办公室，第一句话就对我说：“老师，我不想做班长了。”

我看他那伤心又失望的脸，觉得很可爱，就问他为什么？原来他作为一个班长，每一次吩咐同学交簿子、打扫教室等等



工作都没有人要听他的。他感到很无奈，觉得再做下去也没有意思，因此萌生辞职的念头。

我告诉我的学生，马哈迪医生虽然有时候也会心灰意冷，不过还是得继续当首相。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角色，为什么不能担当呢？

不知道我的学生明白我的意思吗，不过他在我的安抚后，真的就快快乐乐地回去班上继续当他的班长了。也许他的烦恼不是很大吧。

2002年7月2日



狂爱花罗汉

在二舅母的葬礼举行之前，我们都在外祖父的老屋谈花罗汉。二舅母的儿子，我的表弟说事情如果不是那么巧，当天他已经在槟城光大展览厅观赏第一届亚洲花罗汉大展。很久没有回乡了，原来我的表弟现在是花罗汉专家了。我和大表姐、二表姐、大表弟儿时玩捉迷藏的后院竟然摆了好多鱼缸，养的都是缸一缸隔开来的花罗汉。我一个一个缸仔细地瞧，发现每一只都是头肿如斗，好像寿星翁。我的表弟另外还有一个大池，养了密密麻麻的小罗汉，不下千只。

正巧我在回乡的前一天，我的学生告诉我，她家里的花罗汉也生了一千多只。她问我：老师要吗？那种傻傻的鱼。我笑她：你明知道傻，还送给我？

其实，花罗汉哪里傻呢。它只是外表傻吧了。我的表弟做了示范，伸手进入其中一缸，那花罗汉就靠过来让他抚摸。原来他从小就这样教导它，已经习惯了。花罗汉不但不傻，性子还很刚烈呢。我的好友从水族店用五十零吉买了一只二寸的小罗汉回家，养在缸里忘了加盖。黄昏散步回来，花罗汉已经跳到地面成了鱼干，死了。

花罗汉能够造成这样一股热潮，而且价钱越炒越高，真是本世纪第一件不可理喻的事。我有一天在树胶林间散步，看见一个衣着褴褛的人在一潭死水前面捞东西，便靠过去探个究竟。原来，他是在捞小鱼。他的手法很熟练，手中的纱网每一下从水中提起，就有一把小小的红鱼仔在网面跳跃。我好奇地问：“带回去养吗？”

褴褛人倒是很好谈，大概是撩起他的得意吧。他说：“这些生鱼仔是养不活的。”那为什么还捞呢？他很开心地说，好



像初为人父谈起他家里的宝宝：“我家里养了五十只花罗汉呀！”

五十只？我吃惊地问。因为我的无知，褻褻人更加放心地说：“你不知道呀，市面上十三只小鱼一零吉。我一只鱼一天要喂几块钱呀。”那又何苦养呢？褻褻人看了我一眼，嘴角挂着笑意：“我的朋友那天卖了一缸两千只的鱼仔，吉隆坡的人来买的，一只五零吉，卖了整万零吉呢。”如果一次可以生一、二千只，怎么还会好价呢？它竟然可以颠覆物以稀为贵的原则！我不明白。褻褻人没理我的逻辑，继续说：“那天檳城的花罗汉展览，第一名的种已经给日本人签合约，订去了。你可以想像，那有多好呀。”我指指池水说：“那天有一只四脚蛇死在这里，臭到半死。你不怕吗？”他摇摇头说：“如果我的花罗汉能够像新加坡那只一样，可以卖八万就好了。”

2002年7月9日

养生的方法

据说，我国是全世界传销商最密集的国家。这样的优越环境，造福了不少老百姓。我的表舅妈就是某一个直销公司的钻石传销商。她每天就像其他的现代人一样，驾了一辆车，在街道上拼搏，专门指导生张熟魏养生的方法，俨然一个草药医生，只差没有一张政府认可的文凭而已。

为了维持她的战斗精神在最好的状态，她早午晚各吞八粒药丸。多元维他命不必说，蔬菜药丸当然有。抗氧化的药丸可以让她青春焕发必定要，抵抗骨质疏松的药品也是不能少。增加记忆力的银杏和集中注意力的西伯利亚人参还用说？当然，她也没有忘记Omega 3的胶囊。其他两种？我也记不起来了。

我的老姆是一个无可救药的劳动阶级，常常讥笑我的表舅妈：“嘘的。最要紧饭吃得下，营养都在里头，吃什么补？”

她老人家每一天都在树林里头忙碌，不是养鸡就是捡树枝，不是打扫庭院就是洗刷衣服，从早忙到晚。因此她到临终之前还吃得下。她老人家就只吃那么一碗粥和几片青菜。我们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她老人家那么长寿？

一位董事常常指着他家门口的会馆对我说：“你看，那些老师，退休后做些什么？打麻将。”他掩不住揶揄说：“再过几年，就走了。”董事老人家也是一个不肯停下来的工作狂，一直到他以九十岁高龄去世，还在忙他工厂的生意。“什么补都是假的。人是必须工作的。没有工作，死期就到了。”他在临终前一个月还这么说。但是，很多人认为他不懂生活。像他这么富有，为什么还要劳碌？

首相今年七十七岁了，但是他还是那么硬朗、健谈。他每一次从海外回来，就马不停蹄执行公干，“希望给年轻的马来

首相最近到泰国访问，一群记者在对话时又提起同样的养生问题。首相的回答是：“我享受我的工作，而且当我看到成绩时，我感到很满足。有收获是很刺激的——和伟哥差不多。”（这个可以让你知道，是《新海峡时报》7月6日的新闻。）

2002年7月16日



榴梿花开

又是榴梿堆积如山的季节。

散步经过大树下的榴梿档口，一阵阵的异香扑鼻而来，不禁有些儿醉醺醺的。但是，奇怪得很，二十多年前看见榴梿就扑上去的冲动竟然没有了。做梦也没想过的。告诉年轻人？鬼才会相信。只能说，年纪大了，毕竟是不能和年轻人讲食色的不同感受吧。

二十多年前，还住在日治时期首相东姑避难的小乡镇，别的东西没有，榴梿可是不缺的。那时候，榴梿哪有现在十个十零吉这么贱价呢？一个榴梿季节，两个人吃掉几百元是很普通的。那时候，每逢榴梿季节来临，长夜都有人守住学校门口那一株高大的榴梿树。朋友说，那是整个小镇最好吃的榴梿了，黏香纤细像冰淇淋，要买还得排队呢。有一天，我好不容易预订了几个，兴高采烈地送到槟城请朋友。

过了一星期，朋友忽然打电话邀我去他家。原来，他已经准备十多个榴梿在家里等我。将每一个榴梿打开，哇，色、香、味各有不同。共通的只有一项：太好了！朋友用他浮罗山背的得意淡淡地说：“下星期也许会找到‘葫芦’，到时再叫你来。”

住在槟城的人，谁没有听说最好的榴梿是浮罗山背的呢？就好像太平的人说巴都古楼和硝山的榴梿一流。到底哪里的最好？在七十岁的榴梿仔眼中，都比不上他园里的榴梿。理由只有一个，因为他的榴梿有蛀虫。榴梿仔得意地说。烂榴梿也有骄傲？榴梿仔点点头。原来他赶虫的方法是，每一个晚上都在榴梿园亮起荧光灯，“从来不在树身打毒针。”他说。一个榴梿季节下来，花掉五六百零吉的电费在所不惜。只是这一个季



节，榴槿花开得太旺，虫才有机会溜进灯光照不到的部位。

今年榴槿大丰收，一个一零吉。榴槿仔一边捡，一边生气。有一个晚上，榴槿仔回去视察果园。忽然发现鬼影迅速飘浮，原来是邻国的同胞在走动。榴槿仔越想越恼怒，一星期内就把六依格的果园砍为平地。

因为爱吃榴槿，很多朋友都想投资榴槿园。常常出入农牧天地的好朋友江振轩说，只有百万富翁种榴槿，很少种榴槿成为百万富翁的。如今看榴槿仔把榴槿树一口气推倒，原来百万富翁都不要种榴槿了。

2002 年 7 月 23 日



走在前面

没有到过澳洲的人都知道，澳洲的悉尼有座歌剧院，好像一艘扬帆前进的白色风帆。从1966年开始，它就很巧妙地泊在悉尼海湾内，给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美国的《时代杂志》评定二十世纪建筑史上五项奇迹，悉尼歌剧院是其中之一。

最近悉尼歌剧院要开始整修，人们突然又想起这一座伟大建筑物的建筑师，尤伦乌得生。

原来，当时尤伦乌得生建筑这座令后来的人看得目瞪口呆的建筑物，是经过很大的挫折的。虽然他的作品是从来自世界各地的二百三十四件设计案中脱颖而出，在建造的过程中，却一直不能取得当时的政府的配合。政治企图谋杀艺术，一向都在世界各地上演，澳洲也没有好到哪里。本土人欺负外地人，更不用说。

歌剧院落成后，丹麦籍的尤伦乌得生就怀着惆怅离开澳洲，到西班牙一个小岛隐居。

走在前面，常常是很寂寞的。但是，经过了一段日子，当后面的人跟上来了，他们就会欢呼，簇拥着当年要赶尽杀绝的人。三十六年后，澳洲政府要整修歌剧院，只好远赴小岛把老建筑师请回来。

北京的中国国家大剧院从1958年开始，由当时的总理周恩来提出概念，四十年后才得以落实，从六十九件作品中选出法国籍建筑师保罗安得鲁的水珠式设计。即便如此，还是有不少专家在强烈的批评。原定2004年应该建好的大剧院，在这样纷扰的情况下，能够顺利完成吗？

法国籍的保罗在接受访问时，淡定地说：“所有新的事物，总是难以被接受的。反过来说，如果有99%的人喜欢，就有



问题了。”

大歌剧院的建费预算需要二十八亿人民币，也使人们提出很直接的问题：中国是否应该花费巨款建筑大剧院？

保罗在荧光幕上缓缓地反问：“是否必须解决完所有人的生活问题？”

2002年7月30日



解不开的谜

当我的祖母对生活中的一些际遇感到困惑，她总是有方法开解自己。祖母说，在我还没有诞生之前，她一直不能睡觉，虽然远隔千山万水。有一个晚上乡下的酬神戏上演了，她就在家许了愿，要家里的神明给她一个指示，然后就满怀心事走去戏棚脚。当她远远听见戏台上的唱词，就心花怒放。原来，戏台上的演员怀里正抱着一个男娃娃！我们家两代单丁，祖母马上解开了心上的郁结。

我后来念中学，看了一些薛仁贵、薛丁山及薛刚的章回小说，就开祖母的玩笑：“男的就好吗？如果是薛刚，怎么办？”祖母只能瞪我，不说话。

当然，每一年大年初一早上，我的母亲一定会摸黑起早，到观音亭烧第一炉的香，同时求签询问未来这一年全家人的运程，每一个人一支。我记得，在读小学的时候常常求到罚油签，那就是上上好签，母亲就很快乐地庙祝罚几块钱，满意地回家。那几年，真的身体健康，成绩名列前茅。也许是观音菩萨给的信心吧。

我们到哪一间的庙宇求的签都是有同样的格式，那就是以章回小说的戏目来开解求签人的迷惑。我因为自小就跟在母亲和祖母身边，受了影响，所以去到一个新地方看见有庙宇，多数会合掌拜拜，也顺便看看有关的签诗。我在诗巫拉让江边是这样，到香港的黄大仙更不必说了，那整排解诗人的摊格真教人瞠目结舌，怎能不拜呢。

我最近买了一本卡露波忒编辑的电影金句选集，庐列的是一出出著名电影的精彩对白，仿佛庙宇中一架签诗的合集。当然，诗是中华民族的文学精髓，样样自夸世界第一的美国这



一点是比不上的。

第一道不能解的谜：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依着作者的指示，一手托住书本，一手在书本四周环绕一遍，专心默注于谜题大约十五秒。打开书本，答案是 Dac Brown 的《Back To The Future》中一句对白：Any thing you do will have serious repercussion（任何尝试，都会有重大的回响）。

最近的困扰是：年老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闭目沉思后打开书本，答案是 Maude 的《Herold & Maude》中的一个句子：Play as well as you can, other wise you got nothing to talk about in the locker room(尽情地玩吧，要不然你在小橱柜房里就没什么值得谈了)。如果你看过健身俱乐部的locker，一定会同意，那和供奉骨灰的灵位没有两样。茶余饭后闲谈，请不要认真呀。

2002 年 8 月 6 日

千山我独行

无意间在大将书行看见庄延波，他还是那个样子。问他如何保养气色？竟然告诉我只要吃蜂皇浆。我一向对补品半信半疑。他竟然抬出自己的经验，因为吃了蜂皇浆连生几个男孩。他见我狐疑，又说黛安娜也是吃某个牌子的蜂皇浆，所以有两个儿子。有好几位国家首脑，是他常年供应的蜂皇浆。不知是真是假。我告诉他，蜂皇浆我没兴趣，他的传奇故事倒是我最爱听。

我还一直不能忘记他好多年前在《南洋商报》写的传奇专栏，真的令我们这些只在住所和办公室徘徊的人自惭形秽。他因为在1982年开始就在加里曼丹开伐森林，因此足迹深入热带雨林的心脏。他有一篇文章写道，有一次跟着一位土著逆流而上，到森林内地找古董。走了好久，还是没有停歇下来的样子，就问带路的土著，还有多远？土著说，就在前面。再走了好久，又问，还有多久？又是“就在前面”。

走呀走，如此走了半天。奇迹出现了。当他从崇山峻岭出来时，两个土著扛的竟然是一个明朝的大瓮。

这样的故事，真是看到舒服极了。也不管是真是假，相信就是了。就好像他说，山灵是存在的，你相信吗？他说，如果在森林里面，有谁看见山灵，那就是预告着将会发生意外。“每一次都是很灵验的。”他说。

我们这种在钢筋森林居住的人一般都会问：“拿督公存在的吗？”他淡淡地说：“我自己都常常看见。”我们张大眼睛，他说：“是呀。每一次要开发森林，总是会叫一个可以看见拿督公的土著带路。”怎么样？他说：“他会凭感觉，告诉你应该拜那一棵树头。要不然，麻烦就多了。”



很可惜他没有将这样的故事集合面世，只在1990出版过一本诗集《千山我独行》。听他说最近又写了四十多篇故事，但愿是真的。延波在1980年曾经担任过作协的副主席，过后就跑进加里曼丹的森林大开拳脚。这样的丛林经验告诉他，不要在俗世间抢着担当主席，还是在星巴克叹咖啡逍遥。

“砍树的人总是找最大的那一棵。”他说。“刺鱼的土著也是寻找最肥那一只，何苦呢？”我忘记问他，这样的智慧，是否也是长期服食蜂皇浆得来。

2002年8月13日



微型小说的新姿态

8月1日至5日，我和朵拉到菲律宾参加“第四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

“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每两年开一次会议。第一届在新加坡召开，依次为曼谷和吉隆坡。这一次参与菲律宾会议的作家来自五湖四海，一共发表了三十多篇论文。其中有美国《中外文坛》的王性初；夏威夷的黄河浪、叶芳、连云；德国的谭绿屏；日本的渡边晴夫与荒井茂夫；纽西兰的林爽；澳洲的心水、婉冰；新加坡的黄孟文、王润华、希尼尔、艾禺、南子、赖世和、董农政；泰国的洪林、子帆、郑若瑟、马凡以及香港的东瑞和秀实。菲律宾的主办单位是由“菲律宾华文作家协会”会长吴新钿带领，参与的作家有蔡沧江、蒲公英、林秀心、王勇、柯清淡、庄子明、吴彦进、修如等等。菲律宾之外，中国的作家团阵容最大，包括作家凌鼎年、许谋清、张可、《海峡文艺》编者杨际岚、宋禹，福建文联的杨少衡，评论家凌焕新、张记书、刘海涛、古远清、姚朝文、熊国华等等。我国受邀出席的作家，原本有云里风、陈政欣、年红、朵拉和我。后来因为各种原因，只有我们夫妇成行。我教书几十年，第一次能够在工作期间获得假期出国参加文学会议。本来不可能的却实现了。真有点微型小说惯常使用的出乎意料的结局的况味。

今年的“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上也同时举行了“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简单隆重的成立典礼。这之前的会议，原来都是文人雅士型的集会、探讨。第三届会议期间，决定在新加坡注册，会长是黄孟文。两年多的奔波，终于成立。代表马来西亚的副会长是云里风，理事是朵拉。另有陈政欣是



受邀理事。

现代华文微型小说虽然只有几十年的历史，但是近年来这种文体在中国、新加坡、泰国和菲律宾都有长足的发展。每一次的集会都可以看见微型小说的稳健发展态势，参与创作的人越来越多，发表的作品更不胜枚举。根据“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秘书长凌鼎年的披露，在中国大陆就有好几份微型小说的刊物发行量超越五十万份。而且，不但创作的人多，研究微型小说的专家学者也在逐渐增加中。

微型小说的吸引人，主要是因为它的篇幅短、意境高，可以塞入现代读者越来越短窄的阅读空隙。篇幅短比较容易控制，又很适合初写小说者练笔。另一方面，如何在一千五百字内把事件写成高格调的小说而不单只是说故事，又是有心的微型小说作者最大的刺激。

微型小说如二板的质优股，可以多加留意。

2002年8月20日

在落日大道上

离开阿基诺机场，车子向马尼拉市走去。一条笔直的大道，左边是可以望见的海洋。

朋友说：“那就是马尼拉湾。我们正走在马尼拉的落日大道上。”可惜，最近台风常常袭击马尼拉，当天的天空阴霾，看不见马尼拉著名的落日。尽管如此，海岸边那些成排婀娜多姿的椰树还是令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她们都不如我家附近的椰树般笔直，倒是每一棵都哈着腰身。我们研究了一会，得到的结论是，常年抵抗台风所留下的挣扎痕迹。不禁对菲律宾的人民肃然起敬。菲律宾一年平均面对二十五次台风的侵袭。相对之下，我们真是活在天堂。

落日大道的两边，是颇有规划的建筑物。走了八、九公里，来到了马拉地市（大马尼拉由十七个城镇组成），文化中心就静静地坐落在左边。它虽然是一座几层楼的灰色建筑，但是占地甚广，是一种综合式的文化建设概念。我后来在旅店拿了一份印刷精美的芭蕾舞册子，不少国内外的艺术家在这里演出。朋友说：“你一路上看见的建筑物，都是马可斯时代留下来的。”

啊，马可斯。已经将近二十年没有听见这个名字。来到马尼拉，竟然几次挂在人们的口边。这里果然是他叱吒风云的国度呀。我们在次日包了一辆 **tamaraw**（的士）去看世界上最小的 **Taal** 火山。一路上司机老兄很肯定地对我们说：“让我们从各种角度来看吧。马可斯还是其中一个最好的总统。”伊美黛有三千双鞋子呢！我们说。司机老兄竟然回答：“是呀。她喜欢鞋子，人家当礼物送她，为什么不可以呢？他在瑞士银行还存有几百亿美元呢。但是，马可斯时代，政治安定，经济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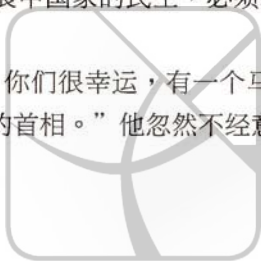


荣，有很多外来投资。”

其实这样说，对那些为推翻马可斯高压政权而牺牲生命的人民是很不尊敬的。马尼拉的自由民主，要经过无数次惨烈流血才换取得到。可惜菲律宾有了民主自由，经济却踟蹰不前。后马可斯时代的科拉松总统一直很努力想把菲律宾治理好，没有成功。目前的阿罗约总统，人小志气高，最近大刀阔斧，一夜间撤掉十个警察部门的高级首领，连副总统也给她换了，只望整顿贪污腐败的风气。整个菲律宾却因此沸沸腾腾。问题太多了。

“自由和民主是可贵的。但是来得太快，也是很麻烦的事。”朋友说。“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必须有一定的约束。”车子继续向前走。

“我们在外面看，你们很幸运，有一个马哈迪。他是一个真正爱民族、爱国家的首相。”他忽然不经意的问：“如果他退休，可以吗？”



2002年8月27日

有点不同

来到马尼拉吃了几道菜，舌头开始淡下去。我第二天向侍者要指天椒，他给了我四颗在哥打京那巴鲁菲律宾巴刹见过、象老鼠粪大小的那种，喜出望外。第三天再要一次，侍者道歉了好几次，已经没有了。

其实，菲律宾的菜似乎更倾向于甜。我一直将菲律宾、泰国和印尼混淆了，以为都是嗜辣如命。更大的误解，还是对人的外貌的判断。我们上一回到哥打京那巴鲁，那里有很大的菲律宾市场，朋友都说，到那里购物要很小心。这一次，我们一抵达马尼拉就进入戒备状态。但是，在旅店附近超级市场买东西时，男男女女的售货员都谦恭有礼，服务态度一流，让我们非常汗颜。我们马来西亚的服务员，最好是像现在学英语的风气那样，赶快向他学习。

马尼拉的朋友都异口同声说，菲律宾人是一个非常友善的民族。他们尤其好客，如果有人莅访，一定倾其所有来招待朋友。而且，这个民族生性乐天，很容易满足。整个菲律宾，信奉天主教的人口有83%，基督徒9%。因为他们有信仰寄托，朋友说，一切不如意都交给了上帝，自己也就不必过于操心了。

但是，这样温顺的人民，当他咆哮时，世界也为他震颤。1983年，我们就看见排山倒海的菲律宾人民推翻了马可斯的军法，换取了自由和民主。可惜，民主和自由却给人民带来很大的迷思。也许，当人民的教育还不够普及，最重要的还是三餐温饱。民主和自由，必须和教育一起并进，才能够收到实效吧。二十多年前，菲律宾曾经是一个旅游的热点。我的好兄弟当年旅行结婚的航线，就是菲律宾、台湾和香港。这一次在机场，却没有看见菲律宾旅行团。当年的碧瑶、华人墓园、百

胜滩已经不再是年轻人耳熟能详的名字。

外国人不来，菲律宾人就向外国飞去。香港、新加坡和吉隆坡，到处都有菲律宾女孩的影子。沙巴的海边市镇和园丘，更密集着数不清的菲律宾劳工。我们初到马尼拉旅店，发现打理工房的杂役都是男生。到超级市场走一趟，拿着L'Oreal香水邀我喷试的也是男生。只有柜台边收银员是女生。我的朋友悄悄问：“为什么这些服务生和我们那里的不一样？”

我不解地望着他一眼。他说：“好象这些人比较英俊和漂亮。”

仔细地看，的确是和沙巴所见到的不同。



2002年9月3日

猴子的牺牲品

人权还是猴权重要？一个委员会正在贫穷的印度进行调查。

印度南方 Keralahas 州的一个农人 Patrose Nadar，最近控诉他家附近的一群猴子侵犯了他的人权。他正要求克拉拉的人权委员会保护他的人权，避免被猴子侵蚀。

原来这群猴子时常盗食 Patrose Nadar 和他的一班农友的农作物。他们忍无可忍，已经计划将这批数目将近一千头的猴子迁移到另一个地方。但是，当地保护动物权利的活跃分子提出抗议，有关的计划就只好搁置了。老祖宗不安分，而且还有徒子徒孙维护他们。受害的人当然还是 Patrose Nadar 和他的朋友们。

猴子聪明，会看人脸色行事。西眺湾附近的海滨野餐丛林，常常猴子成群结队，围绕在度假人身边，等待分享烧烤的食物。最近因为扩建度假屋，来了一批凶悍的工人，因为不胜其烦，捕抓一只加以鞭打。猴子们果然销声匿迹。只有在工人们放工后，他们才敢在丛林间窜动。这件事也让我想起住大山脚时，一位芭主告诉我，当他的果园第一次丰收时，猴子就成群结队来大快朵颐。有个马来老人可怜他，就给他射杀一只猴子，剥了皮，像人样张挂在树上。第二天，一只猴子都没有再出现。

在一个作家集会上，广州作家陈实说了一个小故事。有一次他到动物园游玩，逗弄其中一只猴子。不管他做什么动作，猴子都依样葫芦模仿。他举右手抓头发，猴子就举左手，也抓头发。他以左手拍拍胸口，猴子也用右手拍拍。和镜子一样。玩得很开心时，陈实用左手撑大眼睛，扮鬼脸。。忽然，“啪”的一声，脸上挨了猴子一巴掌。



陈老兄很生气，向行政人员投诉，行政当局问个清楚，马上叹了一口气：“老哥，”他说，“你那动作，是讥笑猴子愚蠢呀。他难免给你一巴掌啦。”

陈实快地又回到猴子前面。和他过了几招，陈老兄就想报一剑之仇。他拿了两根棍子放在猴子前面，然后举起其中一根纸扎的棍子，忽然在自己的头上狠狠地打了一下。他当然是希望聪明的猴子会仿效，也捡起另一根木棍，给自己的头颅结实地敲一下。

事与愿违。猴子只是奇怪地注视他一阵子，忽然用左手撑大自己的眼睛。



2002年9月10日



真佩服

会开完了，乘搭赛阿里的顺风车回西眺湾。第一次见面，赛阿里有说不完的故事。他是吉打人，在槟城的银行工作，去年才退休。知道我有一个槟城的太太，谈了不少槟城的见闻。

“每个去槟城的人都很害怕槟城的摩托，穿来穿去，一分钟都不肯停下来。”我告诉他，二表哥从吉隆坡回来，感叹了一声：“槟城的交通好可怕。”每一次都把车子交给三表弟开。

“你知道吗，他们在做什么？赚钱。”赛解释。“我们在银行的，常常都会碰上这样的顾客：打开腰包倒出来就是几万。而且，他们只是肋下夹顶钢盔，身上穿一件短裤和破了洞的T-shirt。”

我想起了事业有成的姑丈，不禁莞尔一笑。赛说：“我们比较注重形象，爱开大辆汽车。”他敲了一下他的马赛地驾驶盘，“好像我现在。”

“我们缺乏的就是你们华人拼搏的精神。首相为此不知流几次眼泪了。”我吃了一惊，不解地看他。

这时候车子刚好经过一座很堂皇的新学校。“政府什么都给了，还需要奋斗什么呢？”赛说。

“但是，这些乡下孩子，如果没有扶持，可以吗？”我问。

赛说：“我太太也是教师，在华校。她说，华文学校没有电脑拨款，但是他们都有电脑班，而且办得很成功。”我告诉他，我们去年筹了三十多万，建了一座三层的资讯楼，其中两间已经冷气化，放进六十二架电脑。“不过，还欠建筑商七万。”我说，赛紧张地问：“怎么办？”



我微笑对他说：“下个月再筹款嘛。”赛做了一个大动作，又敲他的驾驶盘，“你们华人为了教育，就是肯这样牺牲！”

赛忽然又问：“明年英文教数理的课题，你有什么意见？”

我耸耸肩：“我们已经做好心理准备。”车子到了学校门口，赛眯眼注视学校的外貌，这些都是你们建的吗？他问。我点点头，都是董家教及校友会的功劳。赛肃起拇指：“真佩服他们！”

2002年9月24日



最好吃的乳酪蛋糕

几年前，孩子的干妈给我们买了一个乳酪蛋糕，细、软，入口不腻，真是当年所吃到的最好吃的乳酪蛋糕。我后来也常常买这个蛋糕送给我喜欢的朋友。孩子的钢琴老师最爱吃蛋糕了，他也因为这个蛋糕而喜上眉梢。

其实我并不爱吃蛋糕。偏偏却有一些关于蛋糕的甜蜜回忆。

第一次吃到奶油蛋糕是1985年在台北旅行时，在政治大学念书的小姨子买给我们吃的。那时候，台湾经济正在起飞，各种各样的新鲜东西都有。奶油蛋糕是那时候最流行的符号之一。

1985年。啊。我们刚搬进大山脚，正好是刚过而立之年。那个时候，一二个月内总有文学界或者艺术界的朋友到家里相聚，嘻哈胡闹到夜央。朋友走后，用水管冲洗地面烧烤后的炭灰，偶然抬头望，半个月亮就悬挂在头上，对生命和际遇常有无限的感慨。

也是那时候，朵拉正迷恋制作蛋糕。第一次做黑森林蛋糕时，她还得向老师购买黑加仑子、奶油等等，因为当时大山脚还没有这些材料呢。待得大山脚已经作料齐全时，我们又远走另一个没有蛋糕作料的异乡了。有一天她带回来一个会爆炸的蛋糕，示范了几次，我们都放弃了，那蛋糕才轻轻地爆了一下。我们研究了一阵，下的结论是她的白兰地酒太少了。不过，她在那时候还没有做过乳酪蛋糕。

我这几年因为孩子都在八打灵念书，常有机会回去当年我自己读书时候的老地方。我也在那老地方发现到很多家新建立的蛋糕店，其中有一家叫“秘密配方”的乳酪蛋糕是我吃过最



好吃的了。我最近问起一位吉隆坡来的朋友哪里的蛋糕好吃？很奇怪，他的回答也是“秘密配方”。

8月4日下午，马尼拉紧密的微型小说会议告一个段落，菲律宾的沙士和寒梅就很热烈地叫司机开了车子将朵拉、王润华、黄孟文、林爽和我载去马加地莎士的泛太平洋酒店。就是在这里，我们见到了菲律宾国宝级的老作家施颖洲和林忠民先生。谈话间，我也吃到了一块远远比“秘密配方”好吃的乳酪蛋糕。

意料不到的是，莎士听者有心，在稍后的回程中，把我们带到一个高球俱乐部，再叫了一块冰冻乳酪蛋糕。送入口中，它渐渐在齿颊间融化，那感觉比冰淇淋还要好多了。我遥望眼前的草皮翠绿地向前伸延，心头因为友人的真情款待浩浩荡荡不已。这是我吃过的最好的乳酪蛋糕了。



2002年10月10日

三百万只蝙蝠

为了看三百万只蝙蝠出洞的诡异景观，我们特地从吉隆坡飞美里，再转姆鲁国家公园，直奔蝙蝠的老家。

砂劳越有不少大自然的遗产。虽然同是一个国家的兄弟，有很多人对砂劳越非常陌生。不少人中国、美国去了好几回，却从来不曾踏上砂劳越的土地，真是伤心的事。从吉隆坡飞美里只需两小时十分钟。美里飞姆鲁，乘搭的是十九个席位的小飞机，虽然会自己吓自己，又难免有点兴奋。半个小时后抵达姆鲁公园的小机场，向导说看蝙蝠的旅程开始了。

原来我们需要在坚实的木板桥上步行四十五分钟，穿越参天古树林立的姆鲁公园。据说，我们脚下的木板就是闻名已久的 **berlian** 树，真不可思议。我对艰苦奋发的巨大老树一向有无限的敬意。这一次，看见一棵树皮像大象皮革一样厚实，高有三百呎的野红毛丹，感动得差点流下泪来。

穿过公园，眼前突然开阔，原来是我们瞭望蝙蝠出洞的看台。时间还早，我们先进入兰洞观赏在灯光辉映下造型奇特且瑰丽异常的钟乳石，前后约一小时。过后，又进入附近幽黯潮湿的鹿洞，仰望高悬山洞顶端的蝙蝠，也呼吸蝙蝠粪便酸腐的味道。匆匆离开鹿洞，也已经花费一个多小时。

太阳还未西下，时间正好是五时正。大家坐上看台，在明亮的阳光下有意无意地瞄向鹿洞那一座石灰山壁。在众生喧哗中，忽然有人叫起来：出来了！

果然，在攀附于石壁上的树林间，有星星黑点正在迅速移动，它们忽左忽右，但是始终如一根之字形粗大的绳索，向鼓噪着的我们这一面疾速飞来。它们，就是我们来仰望的蝙蝠吗？如一缕黑烟、如一头黑龙，刹那间飞越我们的上空，向西



边呼啸而去。每一群数以千计的蝙蝠，由离开山壁的洞口到飞过我们的头顶，只花数十秒。一切恢复寂静，数十秒后，又有一群离洞的蝙蝠向我们飞来。如此一而再，再而三，时间在赞叹声中，也跟蝙蝠群悄然飞逝。人间竟有这么多的蝙蝠，而且都齐聚在这样一座山崖间。我稍微做了计算，在三十分钟内，一共有三十五群的蝙蝠离开了石壁的洞口。其中第二十一支队伍，数目最大，阵容最长，花费的时间最久，绵延数哩，一共用了十八分钟！

蝙蝠离开了，凌晨三、四点又会回来。它们日常的操作，竟然是我们的开心。真不可思议。如果蝙蝠从高空看大都市的工作群，和它们出洞的状况应该不相上下。



2002 年 10 月 8 日

在山上的 IAB

IAB学院是在职教职员进修短期课程的好地方。Aminuddin Buki是著名的马来学者，成立IAB，反映政府希望在教育界工作（尤其是中小学）的教职员能够时常提升自己，加强个人的素养，培育良好的下一代。

半岛上有两座IAB学院。北方的IAB就建立在日得拉附近的新城，好几年前我曾经去过那里上课。印象最深的是，它的宿舍是单层的排屋楼房，晒了一整天的阳光，夜里散发的热气常令人难以入眠。我想西方人对热带雨林的认识大概就是这样。不过，学院里的讲堂和设备，比我当年念马大时还要完善，一时间不禁陷入无限的遐想。

在北方的IAB那两个星期，虽然感觉孤独，但是并不寂寞。我还记得，那时候北方的IAB，新城有家杂货店养了一只稀有的鸟儿，每个黄昏会对我唱“谁谁谁谁谁……”越唱越高亢，一共是七声，在最顶尖时突然刹住。生命就是这样的姿态吗？回家的路，有时会这样想。

不过，最大、最完善的IAB，还是在云顶半山的总院。环境清幽、气候凉爽。校舍和五楼的教职员宿舍旁山而筑，宏伟壮观。初到IAB那一天，刚好下过一阵雨，空气出奇的清新。往后几天，也常有山雨飘洒，虽然湿漉，却可以在微凉的山岚间感觉生命的跃动。我每个黄昏都在树林间疾走一个小时，听雀鸟在树丛间欢叫，不舍得马上回房。什么时候能够远离纷扰的俗务，在这样的环境间修读呢？

但是，在云顶的IAB毕竟是脱离俗世太远，不是一般大众可以忍受的。尤其是到了夜晚，一切都恢复寂静，只有吱吱虫鸣是宇宙间唯一可以听见的声音，许多浮躁不安就会扰乱心



绪。离开IAB约一公里的小镇梧桐再是的穆斯林餐馆因此成为不少暂时离开工作岗位的教职员的驿站。Roti canai 和 capati 混入 teh tarik，我们仿佛回到当年十七区的夜色。

在IAB抬头望，最大的诱惑莫过于矗立山颠，云顶高原娱乐场通宵绽放的缤纷灯火。那属于现代的灿烂掩隐在虚无飘渺的薄雾间，更增加无限的瑰丽。一位从山上下来的朋友莎芭丽亚说，简直像天堂。黄昏的时候，可以看见朝气蓬勃的学童在空旷的道路上奔驰玩乐。他们的笑声是那么健康，充满希望。其中有不少孩子可以期待成为国家的栋梁。相对于高原娱乐场所纸醉金迷中的华裔同胞，哪里才是天堂？

IAB 的教职员宿舍斜坡上矗立有巨大的字眼 hidup membaca。入口拱门上端只有一个字：bacalah。背后呢？当你离开IAB，拱门上面是demi masa。言简意赅，马来民族无时或忘，书本建国。我们分享了吗？

2002 年 10 月 15 日

美里的钻油台

要去姆鲁国家公园看钟乳石和蝙蝠出洞的奇景，须从美里机场转机。据说，砂劳越另一个举世闻名的尼亚山洞，离开美里也不过一百公里左右。美里人真有福气。

美里离开吉隆坡只有两小时二十分钟的航程。还没有到美里之前，并不知道它是望南中国海而建的城市。抵达美里当天，美里笔会的文友带我们绕美里市兜了几圈，从海边的豪华房宅、石油公司职员眷属宿舍，到新规划的花园区，美里的规模在我的印象中逐渐由实兆远变成太平，最后又更像怡保，那么大，而且整齐清洁，绿化工作做得很好。我当时看见路上有澳洲Curtin大学分校在美里开幕的招贴，可又比怡保更胜一筹。

美里以生产石油著名，因此有不少钻油台。我国的第一座钻油台就在美里郊外的斜坡上，现在已经没有操作，用钢架围起来，像海边的瞭望台。站在那里向四野张望，美里的部分市容尽在眼底。一百多年前，英国人带着知识和炮弹，在这里登陆开采石油。微风带来一些感触，这一百多年的变化何其大。钻油台已经逐渐外移到南中国海面。这一百多年流失的财富又有多少呢？

美里海滨一带原来的石油公司房宅有一些被弃置没人居住，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些年我国的石油工业已经转移到民都鲁？

美里城离开汶莱的边关只有数十公里。即使从汶莱首府斯里巴加湾到美里，也不过是三小时的车程，所以每天都有汶莱当地的华裔到来采购当地买不到的食物用品，带动美里的经济活动。星期天黄昏回汶莱的车子更得排长龙过关卡。好朋友说汶莱人不敢开名贵的汽车到美里，因为害怕成为盗窃的对象。



真是有辱国体。在文化界方面倒是没有这种敌意。汶莱华裔看的华文报纸是汶莱版《美里日报》，汶莱作家和美里作家也很熟络。

在美里，最畅销的报纸就是《美里日报》，主编是李筌。这份报纸上倒是有另一座《钻油台》，是由美里笔会的七位文友轮流执笔的专栏。其中有笔会会长徐然、晨露、素娇等等。他们每人一天，辛勤地默默耕耘。每篇专栏只得十零吉，其中辛酸是我们在西马的作者不敢想像的。但是，见面的几位作者都没有怨言，反而很积极地推动文学的活动，每一年都举办文艺生活营、文学创作比赛，鼓励当地的青少年参与。据说，他们办的活动都能够找到赞助人。原来“文化傻子”到处都有，令人感慨。



2002 年 10 月 22 日

平和的汶莱

第八届亚细安华文文艺营于9月13日至15日在汶莱首都斯里巴加湾举行。

我前后只参加过两届亚细安华文文艺营，发现两届的各国代表都差不多是同样的作家，而且年事渐高，真是一个危险的现象。其实，大家都对这个现象深感焦虑，却只能徒呼奈何。泰国的洪林大姐说，每一次都要我们这些老骨头来开会。

一些国家的华文教育都因为政治现实而曾经中断，而且科技当先，文学创作人才凋零在所难免。泰国、菲律宾的文友们感叹后继无人，新加坡虽然有最好的条件，但是英语至上，文学无价的现实也对华文文学创作造成阻力。印尼更糟糕，代表团只有六十四岁的林万里。不过，他是一个很乐观的人，能够在悲伤的历史中看见光明的未来，因为印尼开始可以教华文了。环顾四海，还是我们的条件最好。但愿大家都能好好珍惜。

最年轻的代表团，还是汶莱。年轻的筹委会主席杨镇声在会上说，不必埋怨书没有人看，作者需要的是不停地提升自己，有一天读者会因为没买到我们的著作而懊恼。大约是这个意思。听了肃然一惊，文学需要活力，年轻真的是可爱，马上对他有了好感。

事实上，除了我国和新加坡，汶莱的确是有这个条件的。根据海庭1994年的资料，汶莱人口三十多万，华人占了四万左右。华文中小学有八间，学生人数有五千五百八十四人。开会之余，主办当局还安排代表们参观当地最大的华文学校，斯市中华中学（就是于右任当年题字的婆罗乃中华中学）。该校原来是幼稚园（千多人）、小学（千多人）及中学（六百多人）



三校一体。可以看出来，中华是汶莱文友们的骄傲。后来知道，中华的课本主要是英文（汶莱政府中学主要的语文），华文只是其中一科。这不就像我们的钟灵、三德（当然包括我掌校的南华）吗？

在汶莱参观过几处名胜，如帝国酒店 **Empire Resort & Country Club**、迪士尼园、回教堂，马上可以感受她的经济实力雄厚一如传言。汶莱人口少，但是苏丹的胞弟却把帝国酒店和迪士尼园建得庞大、奢华，水准世界一流。国小志气高，因为富甲天下。和汶莱的好友谈天，他们虽然有不少人还不是公民，却已经明白将心交给这个国家。汶莱国家富裕，政策亲民。街上虽有商业活动在进行，并没有喧嚣杂乱。如此平和、舒坦，真是一个适合我们这群快要退休人士居住的好地方。



2002 年 10 月 29 日

当你睡去

当你睡去，
我们都在惋惜和叹息中哭泣

——路雅

突然间听见游牧的名字，但是他已经不在人间。

很巧，之前两天在可达家里读到一首路雅写的诗，想不到其中一句竟然用来悼念他。一时间，大山脚的往事都浮现了。

我是在1983年搬进大山脚的。1989年4月，我为了一个小小的升级的机会，从大山脚连根拔起，换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那时家眷未到，刚好碰上天安门事件，每个黄昏就站在电器店门口看很生气的新闻。一边怀念山脚下每一样都好吃、每一个都很投契的朋友。如今想起来，在我住过的地方，还是大山脚最让我魂牵梦系。为什么？我只在大山脚前后住了六年而已，是我住过最短日子的城。

这么长的日子过去，现在终于明白，无他，那年我才三十二岁。如今推算，游牧当年也不过是四十八。至于宋子衡与菊凡，都是比我大一轮的兔子，当时也只是四十四而已，就差不多现在的傅承得（当时他才二十四！）。人生最美好的时段，在马来西亚我认为应该是在三十到五十之间。可惜我悟性不高，想通的时候，已经是五十过了一年。

在我们搬进去之前，大山脚已经是一个文风鼎盛的山城。居林和大山脚只有十哩路程，两地的宋子衡、菊凡、艾文、陈政欣、游牧、忧草、林木海、梁园、萧艾及陈慧桦等人，在1960年代末70年初的创作，不管是小说、散文还是诗歌，都是马华现代文学不能不记载的杰出作品。我现在回想，当时的确是慕名搬入大山脚的。虽然没来得及目睹它的巅峰期，还是能够感

觉余威犹在。而且，陈强华这个“大魔头”渐渐发挥他的影响力，方昂也正好在南美园隐居，常常渡海东来的傅承得则在钟灵“娱人”子弟尚未南下当大将。如果说大山脚是马华现代文学的重镇，有谁反对吗？

很可惜，大山脚这些作家都是只懂知心交朋友，不懂写文章吹捧自己的人。大山脚六年，最开心的事是常有外地的朋友来见面，聚在一起车大炮。就是这样的聚会，才知道，原来家境不错的游牧会拉小提琴，也会唱歌。第一次听见他的琴声，我们都很讶异，原来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他告诉我：“当年还是我教木海种胡姬的呀。”想不到，他就这样走了。享年才六十七。人生还有很多事没有做。我们都来到告别的年纪了吗？



2002 年 11 月 5 日

极品

街上遇到三位退休老师，天宝、哈密和姆鲁根，都在大雨树下喝拉茶。其中天宝最早退休，但是声音最宏亮。一听就知道他的日子最写意。事实上，就算没有退休金，天宝都不会难过。

“一千四百多，买盐都不够咸。”天宝说。天宝退休前的薪水是二千九百多。如今拿半薪的养老金。

的确，天宝是有这种份量讲这样的话。因为大家都知道，在他还没有退休之前，就做了最好的投资。那时候，花罗汉还没有风靡全国，他的客厅到睡房已经是一格一格孤独的鱼。他每一只鱼都取很堂皇的名字，如大元帅、大将军、大宰相、中原极品、独霸天下，雄赳赳的，我们看了都取笑他。然而，时间很快就证明我们后知后觉，小看了这种丑陋的鱼。尤其是它既能够生下数目庞大的鱼苗，又可以卖到很高的价钱，我们就不得不对天宝的眼光折服。

“跟我来吧，”天宝很热心地对姆鲁根说，“花罗汉是人间极品，最好赚钱的鱼种了。”但是姆鲁根只是灿灿地笑。我问姆鲁根日子过得好不好？哈密帮他打气：“他一天只做半天工，哪里不好呢？”哦？

“代理报纸啦。”姆鲁根说。

“原来你是文化的传承者！”我站起来向他敬礼。《南洋商报》都要经过他的手，才能够送到我家呢。我对他竖起大拇指，这也是极品的退休生活。我转回头向哈密：“你呢？”

哈密在开始告诉我们之前，提出一个要求：“我告诉你们，可是你们不能够跟我一起干噢！你们华人一投资就是几千公顷，我就完蛋啦。”

“什么事业这么奇怪？”我们三人都很好奇。

“我在四年前就开始种 **Tongkat Ali** 和 **Kacip Fatimah** 了。”
哈密小声地说。

“什么时候可以采集？”天宝和姆鲁根都异口同声地问。

“你们知道如何采集 **Tongkat Ali** 才有效应吗？”哈密慢条
斯理地问。没有人会回答。只有哈密得意洋洋。

2002 年 11 月 12 日



寻找适合居住的城市

赫然在报纸上读到一个句子：怡保是一个热闹但是空洞的城市。这一句话一定让不少怡保的亲戚朋友伤心和不服气，毕竟怡保就像桂林，是一个山明水秀的地方呀。有不少怡保的朋友常常邀请我退休后到那里居住，就因为它具备了不少优越的条件。

怡保的市容规划得很整齐，路宽阔少堵车，比檳城和吉隆坡都要好得多了。而且它位置适中，离开檳城和吉隆坡只有两小时的车程。更重要的是，它的房子便宜得太离谱，甚至比西眺湾还没有价，真的是替退休人省了不少烦恼，剩余的金钱可以吃风或者保健医疗。吃喝玩乐，样样皆全，如果没有深一点的要求，这里简直是半岛最好居住的地方。何况，怡保出美女，人人皆知。说不定下一代也有机会生一个孙女像杨紫琼。

这几年，我一直在檳城和八打灵再也寻找一个适合退休的地方。在我的心目中，怡保还是排在檳城、八打灵再也后面，第三选择。一个适合退休人士居住的地方必须有什么条件呢？

- a. 房子价格便宜。
- b. 交通系统良好。
- c. 医疗服务完善。
- d. 生活费用低廉。
- e. 人文气息浓厚。
- f. 亲朋素养投契。

一间檳城的房子多少钱？我的书记问。我告诉他抓紧椅子不要跌下来：单层排屋，在青草巷，我上星期回去看了，对方开价二十九万。八打灵再也虽然好一点，也要二十五万左右。虽然檳城这几年都改了单行道，交通情况好一些。而八打灵再



也有些地方也增加了轻快铁，方便了许多。这两个地方的朋友每一天依然被迫将时间牺牲给道路。有时候塞车无聊，他们打手机给我。我叹了一口气：我正在溜狗呢。气死了他们。

科学昌明，教育普及，三地都有出色的医疗服务。老来不必害怕死，最怕是没有金钱给医院买生命。槟城的房子虽然贵，日常用品却便宜得惊人。我最近还在咖啡店买到一块半的粿条和八毛钱的咖啡。从a到d，其实三地都各有千秋。

如果不是二十九万，我最后考虑的还是槟城。无他，因为e和f。一个文学艺术活动不够频密的城市，哪里适合退休人居住呢？



2002 年 11 月 19 日

另一种声音

突然间，杜志昌医生的名字响了起来。

如果这是武侠小说的场景，杜志昌（都七十八岁了）就像一个老顽童，明知孤单上路，他还是摆了擂台，单挑守护华教的二大门派。真令人大感错愕。

不少年轻的小朋友都不知道，这个杜志昌到底是谁？也难怪。一个退隐江湖三十多年的老头子，岁月无情，谁还记得。幸好杜志昌召开记者招待会第二天，董总发表了董总历任主席的年表，一些小朋友才明白，原来这个白头发的老医生还曾经是董总1965-1966的掌门人。

其实，在吉隆坡Hang Lekiu街和Hang Kasturi街一带讨生活的人如果偶然有抬头看天空，就会看见杜志昌医生的药房坐落在街头转弯处。门面陈旧，是因为历史悠久吗？

我和杜志昌医生只见过几次面。1993年《蕉风》办三十八周年纪念，老医生忽然出现，除了上台表演粤曲，也带来不少他自己的词曲创作，叫我们这些后生佩服不已。他当时还送给我们一本他撰写的有关他祖父的传记。我回来后拜读，才知道，原来他的祖父当年还是紧随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志士。他在书中也透露，当年曾参与策划银星艺术团到我国义演，筹募1971年吉隆坡水灾救济基金的幕后工作。当时，要聘请长城凤凰明星来我国演出，的确是很需要一些关系，才能够说服有关当局。他和刚去世的李引桐先生就是和首相敦拉萨联系的人。

印象中，杜医生（杜宇声）住在吉隆坡高尚住宅区的豪宅，还是他自己亲自设计的。他因为强调人文的素养，就以一个医生的身分越俎代庖担起绘测师的工作。为此，杜医生还出版过一本有关这座房屋设计的书籍。

去年农历年间，我和朵拉到晴川兄家里拜访，和杜医生不期而遇。他的年纪比晴川大，但是不拘小节，每年都来晴川家拜年。当时，在笑谈间他给了我两个保持年轻的秘方。

第一，找个人谈恋爱。你看依丽莎白泰莱，就是很好的例子。第二，找几个人打笔战。你看鲁迅，战斗精神多么旺盛。

这一次杜老摆了一个擂台，也是要返老还童吗？胡万铎先生说，他是关心华教的发展及学生的出路。果真如此，声音虽有不同，听听又有何妨。

2002年12月3日



东革阿里也比不上

上回的〈极品〉发表后，有一位神通广大的读者不知从哪里拿了我的手机号码，打电话追问，要如何采摘东革阿里？

我只好传授给他哈密的秘方：“你千万不要面对东革阿里，应该两手由背后合力拔起来！”他认为背对东革阿里，实在是使不上力。他不听话，我没有办法。我懒懒地说：“人家还特别强调，绝对不可以把树夹在两腿间，好像拔萝卜那样使劲！你信还是不信？”

我的好朋友高乔有一次和几位老师登西眺湾的慕苏山，无意间碰上一棵掩藏在灌木丛中的东革阿里，大家就像挖到一根巨山参那样，兴奋到合不拢嘴。但是，东革阿里的传奇就在于那条根，深深埋进地底。四个大男人合力扯，都文风不动。聪明的老师们想通了，第二天卷土重来，扛了一把千斤顶上山，七扯八拉，总算把东革阿里抽出地面。

高乔后来恨恨地告诉我们：“什么东革阿里？一点效应都没有！”我不知道他期待什么奇迹，不过，根据哈密的说法，这样子采摘，附在东革阿里上面的灵早就吓跑了。

其实，退休后栽种东革阿里虽然有利可图，毕竟是相当吃力的事。是罗严绝对不会考虑的。他现在从事的既不是在水里面游的花罗汉，也不是埋在地底的东革阿里。他的财富是从天上飞进来的。

黄昏时分抬头望，西眺湾的天空简直是燕子的疆域。曾几何时，当人们知道，原来这些空中翱翔的燕子吐出来的口水就是我们的老祖宗当作珍宝的燕窝，大家就千方百计改造房子，制造各类气氛把燕子引诱入驻自家洋楼。

当然，撒网捕鱼，有人满载而归，有人空手而归。人们看

天空计算，得出结论，进出罗严燕子屋的燕子数以千计。一对燕子造一个巢就是一片燕窝。一公斤的燕窝六千零吉。想想看，罗严的财富！有些人的洋楼，一只鸟都不要进。为什么这么多的鸟喜欢进罗严的鸟屋？妒嫉的人还不少。

“事情其实很简单。”罗严淡淡地说。有一个早上他打开大门，发现一对燕子躺在地面。他马上给燕子疗伤，三天后复原，它们飞走了。不久，就引来今天这样的局面。没有人相信他的话。还是坚持他在鸟屋里面作了一些不可告人的法术。

2002 年 12 月 10 日



大德

人间慈悲基金会的爱琼小姐告诉我，钱已经找齐了。我问她，真的吗？那时候，我正在和园丁讨论修剪开满一树红花的洋紫荆。因为她的电话，那个早上的阳光忽然变得非常妩媚亮丽。

人间慈悲基金会是一个由慧海法师领导的佛教团体。有一天，朵拉受邀到八打灵的法藏寺演讲。闲谈间，慧海法师知道我在掌校五年内，筹了四次建校基金，就很爽快地告诉朵拉，要以山脚下的男孩做班底，给我们举办慈悲夜的演出。而且，还要以一零吉对一零吉的方式帮忙我们的学校。

这是天大的好事！我们快马加鞭，两个多月内筹到卅四万零吉多一点点。慈悲夜的那个晚上，慧海法师真的就宣布人间慈悲基金会捐赠我们三十五万！摸着那张模拟支票，真有说不出的激动。接下来的演出，学生们的欢呼尖叫，对山脚下男孩的颠迷，已经来不及让我后悔当年没有去当歌手。

1962年接受改制以来，全国七十八间国民型中学一直在默默地培育着无数的华裔子弟。有一些人一定要把我们归纳为国民中学，但是我们毕竟是和国民中学不同。其中最大的差别有三点：一、学生都是华小毕业生（除了一些例外）；二、我们的学校华文是必修必考科，一般有安排五节华文课在正课内，而且学生们的沟通语言是华语；三、校产属于华社。

数十年来，这一类型的学校，不知已经栽培了多少中低阶层收入的接受华小教育的孩子。从我们这里出去的孩子，有数以千万个已经在华人社会上绽露风采，服务国家。有更大一部分，因为我们这类型学校的存在，不需要缴交学费，而得以完成中学学业，成为华人社会沉默的大多数。



很不幸的是，这一类型的学校，绝大多数的桌椅和校舍都破旧黯淡，而且校园拥挤不堪，两依格的地挤满两千多个学生，并不奇怪。这是非常令人痛心疾首的。当然，其中种种原因，也不是三五十个字可以说完。

我一向有信心，路上行人多的是肯出钱办教育的善长仁翁。当然，好像慧海师父这样热烈支持的，是非常难得的，基金会给了我们一个承诺，三天三夜我们都说不完感激。

2002年12月17日



寂寞皮影人

漫步星光大道，忽然听见熟悉的传统音乐悠悠地散开。转头张望，果然看见一棵棕榈树下，有人搭起一片白布影幕。白布后面一个瘦削的老头几根手指夹了皮影，正在慢条斯理地移动着。

Ramayana的影像打在白布上面了。但是，没有几个人驻足围观。停下来的，只站了几分钟，就离开了。

印象中的皮影戏好像就是这样的局面。四十多年前的南吉打乡下，偶然它出现的时候，总是蹲在嘉年华会的某一个寂寞角落，和ronggeng的舞台遥遥相对。灯光当然是不很明亮的。氤氲的甘密烟散发出来的香气到今天还在鼻端缭绕，Ramayana在老师父喉底含糊不清的诗文中渐渐动了起来。

观众永远是几个小孩，和老人。年轻的呢？Joget的音乐一响，都跳ronggeng去了。回家的路上。没有人会说，Ramayana多么好看。你听见的是包裹在kebaya的舞娘有多么性感。

今天已经看不见ronggeng了。Kebaya这样美丽的服装渐渐已经给宽松的baju kurung取代。是宗教的力量，还是女性争取到应有的女权？世界真的改变得太快了。我不知道，星光大道旁的瘦削老艺人是不是吉兰丹人，很肯定的是吉兰丹在回教党的治理下，皮影戏是被禁止上演了。不为什么，只因为皮影戏有太多的兴都文化，也含有不少和回教教义有冲突的戏份。真奇怪，几十年来，皮影戏都这样在马来甘榜上演，也没有侵蚀任何年轻人或者老人家的信仰。怎么一下子就变得如此脆弱呢？一切文学和艺术，如果和政治沾上了边，总是说不清楚的。

皮影戏还会再上演多久呢？最近读到一篇马来亚大学副校

长哈欣雅格的访问。哈欣是一个对皮影戏情有独钟的人。他今年五十四岁，是一个牙科教授，但是近年，不务正业，每年都在大学开皮影戏课程，希望能够延续皮影戏的寿命。

哈欣的祖父虽然是一个皮影戏的老师傅，但是真正激励他投入皮影戏的研究还是由回教党禁止皮影戏演出而开始。虽然如此，他对皮影戏的观点，也是由宗教的角度切入。他认为应该：一、减少兴都神话；二、删除不适合回教教义的章节。他觉得，皮影戏必须改革，加入新的元素。必要的话，华人的经典故事也可以采纳。

他很积极，已经写了十个剧本。成绩怎样呢？很可惜，孩子们并没有分享他们夫妻对皮影戏的热爱。



2002年12月24日

死了一只锦鲤

最近到城里，好朋友说他前些时候养在冲凉房的鲤鱼，忽然跳出水面。等到家人发现时，已经奄奄一息。好朋友一向跟着鱼的潮流走，从小时候一起在稻田里捉打架鱼开始，到养在鱼缸的观赏鱼，他都紧追不弃。他那几条锦鲤本来养在玻璃缸。可是这几年，忽然流行花罗汉，就将一缸的锦鲤放入冲凉房的池塘，将玻璃缸让给花罗汉。没有想到，锦鲤会突然跃过雷池，在寂静中死亡。

现在是什么鱼的时代？

假期间，一位兽医朋友攀爬哥布山，不知不觉，走入丛林间一座茅屋的范围，看见一群露着肚腩的土著正围着一个大树墩指手划脚。他靠近一探，老天，原来他们正在讨论的并不是如何宰杀小鼠鹿。树墩上面并列的是三个好力克玻璃瓶，里头养了三条两根食指大小的花罗汉。

森林里的土著同胞什么美丽的鱼没有看过？他们竟然也会迷恋这样丑的鱼！朋友恨得咬牙切齿。

其实，一个时代流行一种鱼，就像一个国家的领导人的更换一样，是人为世界非常平常的事。

我记得，十多岁当年最流行的鱼是Kalui。它的造型和花罗汉不相上下，也是脸很阴沉，独来独往的鱼。虽然也有人把几条Kalui养在一缸。为什么会流行Kalui呢？情形和目前的花罗汉一样，它身体鳞片的花纹能够构成万字。当然，养鱼而有意料不到的横财，是只会发生在华人家庭的。我们这个民族，一向懂得从虚无中看见真实，虽然很多时候看走了眼。不管是财富，还是政治时局，都可以当宝来赌。

Kalui以后，七彩神仙鱼好像流行了一段短日子。不过，也



许它太娇贵了，这种鱼毕竟没有什么受到热烈欢迎。紧接着就是养在池塘的日本锦鲤。据说，是因为锦鲤代表如意、吉祥、合群、聪慧。但是，有多少户人家能够提供假山和流水，让锦鲤悠游其中呢？

其实，十多年前最风光无两的，还是金龙鱼。六尺鱼缸，只养一条红龙。没有水草，不必假山，只要有小虾、蟑螂和青蛙当食粮。请仔细地看，仔细地看。红龙的唯我独尊神态。它那下垂弧形的嘴巴，多么神气昂扬。像谁？不管怎样，它还是被花罗汉取代了。多么不可思议。

2002 年 12 月 31 日





兴安文丛编委会

主 编：云里风

副主编：傅承得

编 委：柯金德、黄国民、黄玉珠、翁清玉、林为鹤





- 01 大冷门 张 弓
- 02 森林火焰 朵 拉
- 03 抬望眼 小 黑
- 04 肝胆红尘 芸亦尘
- 05 不愿放弃的光和亮 周锦聪
- 06 童诗·童心 宋飞龙

赞助人

拿督郑金炎先生
卢金峰先生
林为鹤先生
翁清玉先生
王国丰先生
黄国民先生



抬望眼

1985年。啊。我们刚搬进大山脚，正好是刚过而立之年。那个时候，一两个月内总有文学界或者艺术界的朋友到家里相聚，嘻哈胡闹到夜央。朋友走后，用水管冲洗地面烧烤后的炭灰，偶然抬头望，半个月亮就悬挂在头上，对生命和际遇常有无限的感慨。



ISBN 983309812-6



9 789833 098125

RM18